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四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六

服飾部七 帳 帷幕 幔 幃 幄 帟 幌 幬 屏風 簾

帳一

原釋名曰帳者張也張施於牀上也 海録碎事曰斗帳小帳也形如覆斗 漢舊儀曰祭天紫壇有紺幄帳

增漢書曰尚書郎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臺給青縑帳 晉令曰錦帳為禁物 紫子大七折曰錦衾

內設羅幬幘帳也　唐六典曰凡大駕行幸預設三部帳幕有古帳大帳次帳小次帳小帳凡五等古帳八十連大帳六十連次帳四十連小次帳三十連小帳二十連凡五等之帳各三是為三部其外置排城以為蔽捍焉

帳二

增三輔舊事曰燕太子丹云秦始皇置高漸離于帳中擊筑　原又曰秦時奢泰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横橋南

度以象牽牛後宫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

縑帳綺帷木衣綈繡土被朱紫　增漢書曰秦起咸陽

而至西雍離宫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神仙傳曰漢初

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有素縑帳於屋下

敷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醉飽　又曰茅君仙去民

為立廟茅君在帳中與人言　原史記曰沛公入秦宫

宫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

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乃止　益部耆舊傳曰翟

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書囊以為帳惡聞紈素之聲
漢武故事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
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
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
達之衢　史記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而見
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
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增趙飛燕外傳曰成帝
為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　原東觀漢記曰桓

榮常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　增又曰馮魴永平中上行幸于諸國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詔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痱音肥苦風病内者多取帷帳東西竟塞諸窗望令致密　原馬融别傳曰融為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

入其室者　增抱朴子曰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疑得異書求帳中隱處果得之

風俗通曰漢靈帝好居武帳京師皆競為之後董卓擁羌兵掠宮掖　魏志曰呂布將辭衣絡還洛絡欲殺之明日當發絡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絡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為已死明旦絡訊問知布尚在　又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

嘗繞帳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　又曰曹爽從帝朝高平陵司馬宣王語弟孚曰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諸行在所　原傳子曰魏太祖武皇帝恐嫁娶之奢僭公主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　增魏武遺令曰吾與妓女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繐帳月朝十五輒向帳作樂　吳志曰蔣欽字公奕拜左護軍孫權嘗入其内母疏帳縹被權歎其貴而守約敕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吳時外國傳曰斯調王作白珠交

結帳金牀上天竺佛精舍天竺王見珠圓好意欲留臣下諫乃止　鄧德名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寶經巖數年屍猶儼然葛帳覆之　晉略曰張方兵入洛御寶織成流蘇武帳皆割分為馬韉矣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夜飲極歡丞相使二人眠已帳中顧至曉不得熟寐許上牀便大鼾睡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　幽明錄曰晉朱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開明有一老公將小兒持箱自通即以兩丸藥

賜母服之患頓消因停宿夜中聽事上有五色氣際天
琴歌清好祖往視之坐斗帳裏四角及項上各有一大
珠形如鵝子明彩炫燿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
熟絳綾帳絳絹幄　晉令曰桓玄小會於西堂殿施絳
綾帳鏤黄金龍御五色羽葆流蘇羣臣竊相語曰此頗
似轜車亦王莽仙盖之流　俗説曰桓玄在南州妾當
產畏風應須帳桓曰不須作帳可以夫人故帳與之
語林曰劉植詣石崇如厠見有絳衣帳大牀茵褥甚麗

不復行乃更如他厠　世說曰郄超爲桓温參軍時謝安王坦之嘗詣温温令超帳中卧聽安笑曰郄生可謂入幕之賔矣　又曰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逕上卞大牀入被就枕卞迴坐傾睞移晨達暮羊去卞執手曰我以第一流期卿卿莫負我　南史宋武帝征慕容超圍廣固將拔之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祥獨胡藩賀曰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內殿黄紗帳　又曰吐谷渾王河南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　酉陽雜俎曰北朝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　隋書曰煬帝北巡欲誇兵威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悦賜賞甚多　唐書曰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　又曰始畢可汗衙帳無故自破高祖曰此何祥也内史令蕭瑀進曰昔魏文帝幸許昌城門無故自壞帝惡之返其年文帝崩始畢帳壞即其

類也高祖然之　又曰武后常御紫宸殿設慘紫帳
知命錄曰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帝幸宅見卧青絁帳賜
御用繡羅帳嶠卧不安席明日奏少時相者謂不當華
欲用舊也　明皇雜錄曰楊國忠鏁子帳希世之寶人
不能計其直　唐六帖曰貴妃妹虢國夫人與國忠並
驅道中靚妝盈里不施帷帳人謂之雄狐　杜陽編曰
明皇友愛至厚殿中設五幄與諸王處號曰五王帳
又曰元載寵姬薛瑤英載設金絲帳處之　又曰李蔚

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乃以珠玉為帳　又曰同昌公主堂中設連珠之帳續真珠為之也　世説曰捲栁為圈以相連鎖百張百合圈多故以百子名之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禮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　呉越備史曰錢鏐夫人嘗以王寢帳隳裂乃造青縑帳將易之王曰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卒不用　傳燈錄曰党大尉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醉飲羊羔　記聞譚曰京師娼陳嬌如姿

藝俱美睦州尹一見求納馬嬌如曰願得錦帳三十里乃可盖戲之也翌日載錦帳數十車張之陳大驚乃如前約

帳三

增翠羽　金雞　唐玄宗皇后王氏廢為庶人王諲作翠羽帳賦　安祿山名登勤政樓上設幄坐之左置金鷄帳　白綃　烏練　拾遺錄曰蜀先主甘后坐於白綃帳中于户外望之如月下聚雪　吳時外國傳曰東齊夏施烏練帳　琉璃　玳瑁　拾遺錄曰董偃常卧延清之室設紫琉璃帳　武帝起望仙臺設玳瑁帳　三雲　七寶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

于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　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為母臧作七寶帳有魚龍鸞鳳之形　又酉陽雜俎曰平康坊菩提寺有郭令公王夫人七寶帳

翡翠　芙蓉　離騷曰翡翠帳飾高堂　白居易詩曰芙蓉帳暖度春宵

白紬　紫綃　杜陽雜編曰酷吏吉温楊國忠當國引拜京畿閑内採訪使安祿山敕吏設白紬帳于傳以俟命　又曰元載芸暉堂户牖内設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中鮫綃之類也經踈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暑則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為帳也惟見卧内紫氣而已

九龍　九華　南唐書曰閩王鏻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唯貯一歸郎　白居易長恨歌曰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

紅羅　紫錦　古詩曰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　史曰漢武帝以紫錦為帳

金霞　青綃　趙飛

燕外傳曰后以真蠟國獻萬年蛤妝玉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　拾遺記曰展青綃之帳

流蘇　辟塵　海錄碎事曰流蘇帳乃盤結繪繡之毬五色錯為之同心而下垂者也　瑯嬛記曰謝靈運有帳曰辟塵

散春愁　迎秋月　醉忘歸　夜酣香　南部煙花記曰隋煬帝建迷樓樓上設四寶帳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歸三曰夜酣香四曰迎秋月皆雜寶所成

無文示樸　隔紗授業　漢書曰文帝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　韋逞母宋氏家世受周官音義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帳授業號文宣君

帳四

原寶帳　西京雜記曰帝為寶帳設於後宮

錦帳　石虎鄴中記曰冬月用明光錦以白縑為

裏名複帳帳之四角安純金銀鏨鏤香爐爇以百和香帳頂安金蓮花中懸金箔織成錦囊　杜甫詩曰叨陪錦帳坐

黼帳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芳香芬列黼帳高張　杜預七誥曰張參天之黼帳　鮑照蕪城賦曰若夫藻扃黼帳

玄帳　棗據五言詩曰涼風動玄帳明月皎素輝

增 組帳　抱朴子曰組帳霧合

羅帳　劉元休詩曰羅帳延秋月

玉帳　杜甫詩曰玉帳分弓射敵營　蘇軾詩曰玉帳夜談霜月苦

珠帳　詳帳二　又蒲萄架曰草龍珠帳

蒐帳　北山移文曰蒐帳空兮夜鶴怨

虎帳　南唐書曰梁王徐知諤嘗遊秋山除地為廣場編虎皮為大幄率僚屬會於下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飄虎帳碎如飛蝶知諤驚遽棄歸數日卒

秋帳　江淹別賦曰秋帳含茲明月光

密帳　李商隱效徐陵體贈更衣詩曰密帳真珠絡溫幃翡翠裝楚腰知便寵宮眉正鬬強

原

金織魏略曰大秦國出金織成帳五色牀碧複瀨鄉記注曰老君碧複帳孔子青複帳

不作衣風俗通曰俗說帷帳不可作衣令人病癘壞為袴晉謝尚為江夏相都督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衣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

大人施魏武內誡令曰後宮止設青布帳公女常謂太祖曰大人自可拖帳當令君臣上下悉共見之

將軍撤晉中興書曰紀瞻勸中宗即位帝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帷帳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自動者斬帝為之改容

絡以珠翠潘岳西征賦曰從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

飾以流蘇摯虞決疑要注曰天子帳以流蘇為飾

藻帳垂陰曹植詩曰華屏列耀藻帳垂陰

綵帳照野成公綏洛神賦曰綵帳照野丹絳燭天

向帳作伎魏略曰武帝嘗與妓女宴於銅雀臺施帷帳醉

輒向帳作伎 他帳遥望桓子新論詳幄 春施錦帳夏用單羅石虎鄴中記曰春秋施錦帳表以五色絲為裌帷夏用單紗羅或綦文單羅或縠文羅為單帳 冬施青布夏施青練晉陽秋曰中宗性簡儉沖素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皁囊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

帳五

原詩梁沈約詠帳詩曰甲帳垂和壁螭雲張桂宮隋珠既吐曜翠被復含風 增陳後主詠帳詩曰錦作明玳牀黼垂光粉壁帶日芙蓉照因吹芳芬拆 唐白居易

青氊帳詩曰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拳骨盤邊柳健色染塞藍鮮　元謝可宗詠紙帳詩曰清懸四壁剡溪霜高卧梅花月半牀藹甕有天春不老瑶臺無夜雪生香覺來虚白神光發睡去清閒好夢長一枕總無塵土氣何妨留我白雲鄉　劉秉忠詠亭帳詩曰草色如波照碧空新開一朶玉芙蓉雄風吹斷襄王夢高捲巫山十二峰　張昱詠演法師惠紙帳詩曰銀鐙夜照白紛紛四面光摇白縠文隔枕不聞巫峽雨繞牀惟走剡溪雲

風和柳絮何因到月與梅花竟不分塞北江南風景別

却思氊帳舊從軍　陳泰詠紙帳歌和全初上人韻并

簡劉先朝時朝納寵故戲之耳詩曰道人於是百不聞

歲晚鶴骨誰相温禪牀繭光薄如霧宜月宜霜復宜露

夢回蘄竹生清寒五月幻得梅花看初疑翠幕輕無力

一片凝秋刿中色道人巧手天機深兩杵獨伴堦蛩吟

卷舒似聽桔葉音珍重莫遣烟煤侵百年富貴誰能免

錦幄彤爐語恩怨可憐老楮歲寒心用舍在吾難自薦

君不見燕山穹廬氈百幅狎坐團圞春醉紅玉道人不學
製戎衣空煮南山卧茅屋安知幕天席地一希夷長共
青山白雲宿　明高啓詠紙帳詩曰剡藤裁素幬坐使
諸塵隔冬室自生温寒窗屢更白不隨直省被長覆棲
禪簣思曾雪夜時宿伴山中客

帷幕一

原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幕幕絡也在表之稱也
說文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案爾雅覆食亦曰幕廣

雅曰帷幕帳也　增易曰井收勿幕　原禮記曰國君與卿圖事館人布幕于寢門外　增又曰帷薄之外不趨　又曰士使人弔撤帷主人迎弔于寢門外　周禮曰組綬所以繫帷　又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又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帷宮設旌門吳澄注帷宮者王止息或張帷為宮也　又曰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戰國策蘇秦曰連袵成帷　史記蘇秦曰舉袂成幕

文選曰舉袂成帷　夢書曰夢見帷帳主陰憂事

帷幕二

原歸藏曰昔女媧筮張雲幕而枚占神明　增左傳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聲己不視帷堂而哭　又曰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冬公薨臧宣叔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晉　又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又曰泉丘人有

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　又曰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　又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又曰昭公二十九年衛侯來獻其乘馬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又曰哀公八年二月吳伐我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將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子光者王子光見而惡其貌客以告子胥曰此

易改也頤令王子重帷堂上而見其衣王子光許之子胥説之半王子光褰帷搏其手而與之坐　史記曰李牧為趙將收市租皆入幕府　漢賈誼治安策曰大臣坐淫亂者曰帷薄不修　漢書曰衛青征匈奴大克武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下府中因號幕府　漢武帝内傳曰七月七日宫掖之内張雲錦之帷燃九光之燈候西王母至也王母以紫錦為帷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上遺金錯繡帷　漢書曰成都侯王商第内

大池以行船立羽蓋張帷幄　後漢書曰更始委政趙萌日夜與婦人飲宴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令侍中坐帷中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　又曰明德馬皇后既處椒房大官上飯重加幕覆輒撤去　又鄧禹傳曰光武策禹謀謨帷幄　又張酺傳曰孟侯經博待言帝幕

拾遺記曰漢安帝好微行於郊坰間或露宿起帷宮千間皆用錦罽文繡　原魏書曰魏太祖雅性節儉帷

帳壞則補納　增又曰司馬景王奏太后廢齊王芳曰
帝於凌雲臺曲室中施帷見九親婦女　原晉陽秋曰
晉武帝令曰殿前及武帷織成帷不須施也　增又曰
謝安劉夫人帷諸妓作樂太傅暫見使下帷太傅索更
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原又曰穆帝立年始二歲皇太
后褚氏設白紗帷於太極前殿擁帝臨軒　增宋書曰
袁粲每經傳昭户輒歎曰經其户寂若無人披其帷其
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齊書曰毛惠素為少府卿性孝

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帷屏每月朔十五向帷悲泣旁人為之感傷終身如此　齊書曰高頴參謀帷幄決勝千里　唐書曰魏徵疏云臣奉侍帷幄十餘年　又曰房玄齡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　天寶遺事曰長安貴家春遊載油幕遇雨則覆雨　唐書曰杜暹為監察御史往磧西覆屯蕃人齎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言不可逆其情乃受而埋之幕下既去乃移牒令取之又曰鄭畋坐籌帷幄終能復國　又曰文宗御紫宸殿

韓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李訓舒元輿奏陛下宜親往以承天休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顧中尉仇士良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宦人至仗所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告曰李訓反士良遣神策副使率衛士捕訓黨千餘人斬之

又曰唐懿宗賜公主瑟瑟幕紋如碧絲貫以真珠雖雨不濡　宋史曰范仲淹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以羅綺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

清儉安敢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閒窗叢話曰蘇東坡守汝陰日作擇勝亭以帷幕為之世所未有也

帷幕三

原羅帷　紗幕魏文帝與繁欽書曰白日西逝清風赴闈羅帷徒祛元燭方微　又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　又文選詩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揚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李夫人死後帝思夢之命工人依圖作李夫人形刻成置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　錦帷　綈幕典畧曰孔子反衛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　又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以珊瑚為牀紫錦

為帷　又曰武帝好微行於池傍遊宮以漆為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

增荔帷　蓮幕　屈平九歌曰罔薜荔兮為帷　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蕖何其麗也時以入王儉府為蓮花池因謂之蓮幕

原運籌　撰歷　史記曰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良未嘗有戰功高祖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劉歆與揚子雲書曰蕭何造律張蒼撰歷皆成於帷幕貢於王門

紫綃帷　青油幕　王子年拾遺記曰吳主孫權趙夫人善畫巧妙無雙權居昭陽宮倦暑乃展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妾欲窮思慮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飄然自涼若御風而行　宋書劉穆之孫瑀仕宦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孔見向　又韓愈李正封聯句詩曰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碁月暗秋城柝

合疏縷

張綺羅　劉向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廪合疏縷之緯以成帷幕　葛洪神仙傳曰淮南八公詣淮南王安門皆鬚眉皓素王欲少者八公皆成十五六童子門吏以白安聞之不及履即出迎之以登思仙之臺張綺羅之幕設象牙之席

然明誦　延年寢　東觀漢記曰張奐字然明至匈奴時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屯赤地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　漢書曰江都王釗字延年為將善綏御士衆寢止布幕而已

增孫峻置酒　鄴掾嫁女　吳志曰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　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問民疾苦長老曰鄴三老廷掾常為河泊娶婦河上張絳帷女居其中如嫁女之法

帷幕四

原成帷 淮南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 下帷 史記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舍園 綺帷 長門賦曰張綺羅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網 組帷 庾闡揚都賦曰皇帝乃坐路寢御組帷 增素帷 潘岳寡婦賦曰代羅幬以素帷又曰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 遥帷 江淹詩曰汎瑟卧遥帷 書帷 杜甫詩曰講殿闢書帷 總帷 謝朓詩曰總帷飄井榦總細布而疏為靈帳裙 原動風 大暑賦曰雄風颼然時動帳帷之纖羅 鑒月 阮籍詩曰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下羅帷 琴操曰雍門周說孟嘗君云下羅帷來清風 張翡帷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張翡帷連羽蓋又宋玉招魂曰翡帷翠幬飾高堂些 朱帷連網 張衡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

方軌齊軫祓於陽賓朱帷連網曜野映雲

丹帷連網　曹植古詞曰還行秋殿入侍君王椒房丹帷楚組連網

敝帷埋馬　禮記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

以帷縛妻　左傳曰齊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昬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葬而知匿其昵其誰納之以下幕

增六幕　前漢禮樂志曰紛紜六幕浮大海猶言六合也

原疊幕　馬季良奏馬賢事曰賢專於軍設重帷以疊幕油表其上

毳幕　李陵答蘇武書曰韋韝毳幕唐玄宗本紀亦曰捐毳幕而趨雁塞

增繡幕　瓊奴歌曰繡幕後擁春風香　李白詩曰羅帷繡幕圍春風

脩幕　宋玉招魂曰離榭脩幕侍君之閒

烏幕　韓愈序曰大夫烏公以石生為才羅而致之幕下又以溫生為才亦羅而致之幕下

綠幕　韓愈詩曰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

堂涼

原獻幕下 趙孟叔孫豹入鄭鄭伯燕享之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入幕中 郗超與桓溫謀謝安與王坦之詣溫論事令超坐帳中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

幕以布地 三禮圖曰幕以布地或以陳上

張幕虔卜 左傳曰晉侯伐鄭楚子救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

軍幕未辨 黃石公三畧云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辨將不言倦是為禮將

軍幕自動 兵書曰將軍在營帳幕無故自動主敵人散走

楚幕有烏 左傳曰楚子元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注諜間也按大將所居以幕帳蔽風雨軍眾屯聚烏不敢止今有烏知楚師已遁

猶燕巢幕 又曰吳季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翠幕雲布 潘岳耤田賦曰青壇蔚其嶽立翠幕黕以雲布

翠幕蜺連 張景陽洛神賦曰朱幔虹舒翠幕蜺連

張幕設帟 周禮掌次職曰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鄭注云下張幄者於是臨擔衆王或回顧占察

野幕為府 崔駰與竇憲牋曰君以野幕為府

蘭室接羅幕 陸機樂府詞

明月照緹幕 劉楨詩曰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

張帟幕會平原 左思蜀都賦曰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醪酤割芳鮮

張朱幕延羣臣 程咸詩序曰平原邑三月三日從華林園作壇建仙宮張朱幕詔延羣臣作詩以頌之

帷幕五

增詩元黄鎮成題呉伯昭紅蓮綠幕圖歌曰烏君之山從西來拔地山仞青崔巍劃然磅礴下江滸林麓隱隱棲棲臺上有飛蘿冐望古喬木下有滄浪萬頃青如苔紅蓮綽約泛渚淨綠幕縹緲臨湖開雲煙捲風島嶼沒窗户洗雨冰霜迴高人自是青雲客日向湖亭賞山色昔年走馬踏紅塵射殺南山雙白額今日綸巾羽扇閒獨面清泠飲冰蘖壺觴收投勝負空碁枰罷局機籌息

延陵公子昔稱賢畫手復見今道士有聲之畫宜詩篇為子作詩將畫傳

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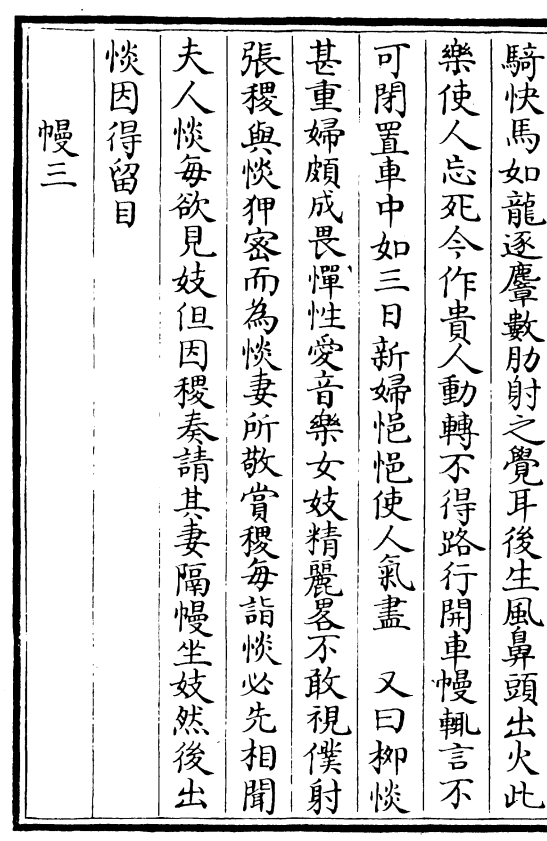
增說文曰幔幕也　釋名曰幔漫也漫漫相連綴之言也　廣雅曰幔掩也　原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寒暑也　軍令曰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賊有炬火火箭以掩滅之也　增酉陽雜俎北朝

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内外謂之青廬

幔二

原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呉漢圍隗囂以縑幔盛土為堤壅水灌城　增袁宏漢記曰獻帝出長安李傕來追董成懼射之以被為帳幔　原江表傳孫權在武昌欲還建業乃於堂中張幔會僚議之　蜀志曰張松勸劉璋絕曹公交通先主璋率步騎三萬餘人東乘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　秦記曰苻永固以太常韋逞母宋傳

其父業得周官義旨乃就來宋家立講堂書生百餘人隔絳紗幔而受業焉　世說曰庾太尉亮風儀偉長時皆以為美亮有大兒年數歲雅量之質便自如此温太真嘗隱幔視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論者乃謂不減亮　增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叛逆取所乘車除脚以為輦其夕有鵶集其幔　梁書曰曹景宗為揚州刺史性躁動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曰吾昔在鄉里平澤中



騎快馬如龍逐麞數肋射之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悒悒使人氣盡　又曰栁惔甚重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所敬賞稷每詣惔必先相聞夫人惔每欲見妓但因稷奏請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目

幔三

增納枕 繞車 拾遺記曰吳孫權趙夫人指間織錦號機絶方寸帛上繡五岳圖形號針絶以鬱夷國神膠續髮髮析為數縷織裁為幔内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内自涼時權尚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納於枕中號絲絶 陸機別傳曰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明日見誅

原鸞翔 虹舒 拾遺記曰周穆王時摩連國獻鸞章錦幔其錦文如鸞翔 張協洛神賦曰朱幔虹舒

幔四

原油幔 嵇含集曰李方治為撫軍長史余為從軍中郎常隨撫軍時天熱露坐有頃雨降李不張油幔

綺幔 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 增碧幔 虞世南曰褰輕綃之碧幔 長幔 李賀

詩繡香牽長幔　佛幔韓維詩曰書棚落幽蠹佛幔掩餘香　幽幔謝惠連詩曰孤燈曖幽幔

焚幔范仲淹娶婦事詳前帷幕　蔽幔周世宗宣懿皇后李崇訓婦也崇訓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帳自蔽得免世宗納之　雨淋幔杜甫詩曰簷雨亂淋幔　風捲幔又曰天清風捲幔　武夷絲幔武夷君會于山頂絲幔屋宇甚盛因號幔亭　寢堂油幔唐史曰馬璘治寢堂費二十萬緡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　隔幔持絲張嘉貞五女各持一絲幔後郭元振牽得紅絲乃第三女　牽幔對飲謝幾卿為尚書詣道傍酒壚停車牽幔與三騶對飲

幔五

原詩齊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羃歷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爐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尊酒蘭釭當夜明

幃一

增釋名曰單帳曰幃牀前幃曰幨也　唐六典曰天子之帳紫幃

幃二

增世說曰謝安夫人劉氏幃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

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徳　南唐近事曰常夢錫為翰林學士剛直不阿貴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為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　宋史曰冦萊公青幃破壞輒補

幃三

增遣春寒　園春風黄庭堅詩曰銀杯同色試一傾排遣春寒出幃帳　李白詩曰羅幃繡幕圍春風　金鴨冷　鴛鴦縈李賀神女廟詩曰深幃金鴨冷　陸暢詩曰碧玉為竿丁字成鴛鴦幃帶短長縈強遮天上花顔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幃四

原絺幃史記曰孔子見衛夫人夫人在絺幃中環珮之聲鏘然 增枕幃黃庭堅詩曰風流付枕幃 原碧裏梁下 紺絹窗户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用青布碧裏梁下幃各一紺絹青布窗户幃各一

幄一

增說文曰幄大帳也 釋名曰上下四旁悉周而覆者曰幄帳 原爾雅曰以覆帳謂之幄 三禮圖曰四旁及上曰帷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幄大帳也

幄二

增書曰成王疾漸出綴衣于庭孔安國曰綴衣幄也

左傳曰楚子伐鄭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又曰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産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産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又曰衛侯為虎幄于籍圃

拾遺記曰燕昭王三年廣支國獻善舞者二人並玉質凝膚王處

以丹綃華幄　漢書曰元后未央宮置酒内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后旁王莽案行責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得與至尊並撤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

幄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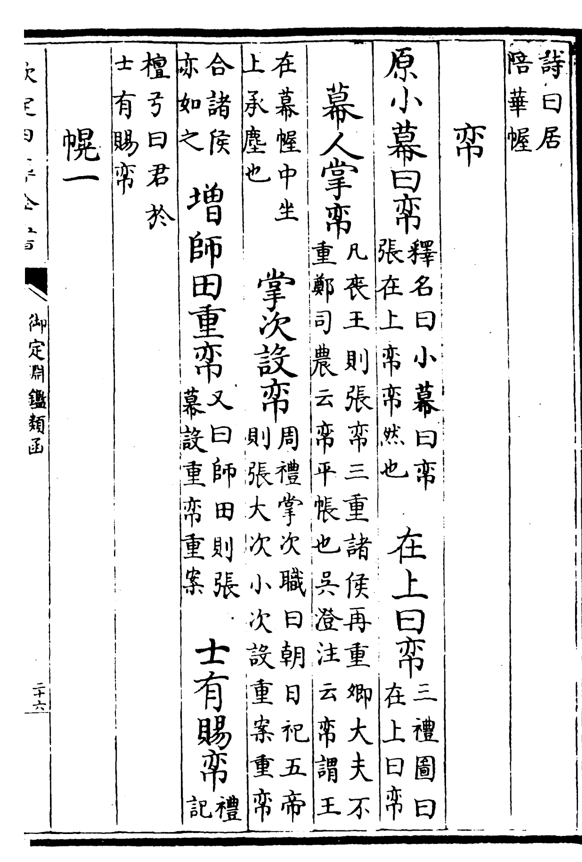
原如屋　象宮釋名曰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　周禮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云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

設燭燈　陳法服桓子新論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

言能致夫人之神乃夜設燭燈于帷幄令帝別居他帳中遥望見夫人之貌　陸機魏武賦曰陳法服于絳幄列窈窕　增華容溢　密葉成　陸雲詩曰華容溢翠幄于錦屏　文選詩曰密葉成翠幄

幄四

原紺幄　漢舊儀曰祭天紫壇有紺幄帳　緹幄　劉楨晉都賦曰緹幄彌津丹帷霞洲　增裙幄　天寶遺事曰長安士女遊春遇名花則藉草而生解裙四圍謂之裙幄　雲幄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幄于甘泉紫殿　重幄　謝惠連雪賦曰攜佳人兮披重幄　陪幄　左思魏都賦曰詰朝陪幄納言有章　翠幄　又吳都賦曰藹藹翠幄嫋嫋素女　華幄　陸機贈馮文熊



詩曰居陪華幄

帟

原小幕曰帟 釋名曰小幕曰帟張在上帟帟然也 在上曰帟 三禮圖曰在上曰帟

幕人掌帟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卿大夫不重鄭司農云帟平帳也吳澄注云帟謂王在幕幄中坐上承塵也

掌次設帟 周禮掌次職曰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案重帟合諸侯亦如之

增師田重帟 又曰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士有賜帟 禮記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

幌一

增幮帷屏風 說文作幮幮帷屏風之屬

原雲母 晉惠帝起居注又有雲母幌華延雋曰洛陽城十八觀皆籠雲母幌又滿武秋事詳屏風

絳紗 鄴中記曰石虎太武殿西有崑華殿閣上輒開大窗皆絳紗幌

增書幌 杜甫詩突兀倚書幌

岫幌 孔稚珪北山移文曰宜扃岫幌掩雲關

蘿幌 王勃詩曰蘿幌栖禪影

簾幌 人生如樹花或落簾幌或落糞溷

青幌 陳與義水仙花詩曰仙人湘色裘縞衣以裼之青幌紛委地獨立東風時

虛幌 江淹詩曰鍊藥矚虛幌

原房櫳對幌 左思吳都賦曰房櫳對幌連閣相經閣闥譎詭異出奇名

流蘇開幌 又云張組帷構流蘇開軒幌鏡水區篙工楫師選自閩禺

增詩宋張耒破幌詩曰破幌一點白卧知千里明低窗通雪氣喬木尚風聲傳警軍城靜鳴鐘梵刹清高眠尋斷夢鄰樹已烏驚

幬一

增說文曰幬單帳也　中庸曰無不覆幬

幬二

增淮南子曰楚將子發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願以伎自效子發禮之後齊伐楚偷乃夜解齊將之幬獻

之子發因復還之齊將懼而退　謝承後漢書曰黄昌因夏多蚊而貧無幬傭債為作幬　又曰羊續為廬江太守卧一幅布幬穿敗糊紙補之

幬三

原翠幬 楚詞曰翡帷翠幬飾高堂紅壁紗版玄玉梁　羅幬 又曰翡翠珠被爛齊光蒻阿拂壁羅幬張注云房内則以蒻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復拖羅幬輕且涼也　蜺幬 馬融廣成頌曰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拖蜺幬　增蕙幬 曹植九詠曰蕙幬兮荃牀　原動單幬 李陵贈蘇武詩曰徹風動單幬　增空翠幬 宋梅堯臣詩冷署深沉空翠幬　原褰幬請御

宋玉神女賦曰褰余幬而請御願盡心之惓惓 寢無絳幬陸雲芙蓉詩曰衣用雙絹寢無絳幬

屏風一

原釋名曰屏風障風也扆在後所依倚也 禮記曰天子當扆而立鄭玄注扆屏風 又曰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鄭玄注為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 周禮曰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張皇邸鄭玄注氈案以氈為案邸後扳也其屏風邸染羽像鳳凰以為飾 增南史曰屏風能蔽風露也 文獻通考曰宋制逍遥輦有軟屏風金屏風 又曰宋制安輦有龍水屏風

屏風二

增三秦記曰荆軻入秦爲燕太子報讐把秦王衣袂曰寧爲秦地鬼不爲燕地囚王美人彈琴作語曰三尺羅衣何不掣四面屏風何不越王因掣衣而走得免　漢書曰陳萬年字幼公善事人賂外戚爲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甞病名咸教誡于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敎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

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敎咸謟也萬年乃不復言　又曰成帝省減椒房掖庭用度許皇后上疏曰說妾欲作某屏風張于某所必繩妾以詔書矣　原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去病發魏哀王冢有石屏風　增又曰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原東觀漢記曰宋弘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

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三輔決錄曰何敞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為帝設之帝命侍中黄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魏志曰太祖

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几賜毛玠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器　增瑯嬛記曰薛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　原吳録曰景帝時紀亮為尚書令子隲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坐焉　又曰曹不興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語林曰晉滿奮字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武帝笑之

奮曰北窗瑠璃屏風實密似疎帝有難色答曰臣如吳牛見月則喘或云是胡質侍魏明帝座　增俗說曰晉謝方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方眠常晏起清朝便徃牀前叩屏風呼方起　晉書曰吳隱之字處黙清貧劉裕拜太常卿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氊席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無忌與宋高祖謀夜于屏風中製檄文母登屏風窺之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讐雪矣

宋書曰顏延之愛姬死以冬日臨哭忽見姬排屏風

以壓之延之懼墜地因病　又曰王琨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爵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付之　原齊書曰皇太子在雍有襄陽盜發古塚得王屏風遣將還都　增又曰武帝常在東宮每幸惔房閒言至夕賜屏風帷帳原吳均齊春秋曰宜都王鏗年十歲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栴瘤屏風倒壓背色貌不異言談不輟　增南史曰王遠字景舒位光禄勳時人謂遠如屏

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唐書曰太宗引虞世南為秦府十八學士嘗令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書之一無遺失　又曰太宗曰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錄刺史姓名於屏風臥起對之　又曰太宗覽魏徵十漸疏曰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　南部新書曰唐德宗貞元十一年上宴宰相于麟德殿東亭令施屏風于坐位之後畫漢魏君臣并列善言美事　唐書曰憲宗留心典墳著書十四篇名曰前代君臣事跡

寫於六屏風又云詺李絳採列君臣成敗五十種次為連屏張便坐　又曰宣宗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又曰田神功卒賜屏風茵褥于靈座

詩話曰邵康節過友人家晝卧見其枕屏風小兒題詩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兒戲　癸辛雜識曰王𢬵字茂悅初知郴州就除福建市舶其歸也為螺鈿卓面屏風十副圖賈相盛事十項各係之以賛以獻之賈大喜每燕客必設于堂行將有要除而茂悅殂矣

屏風三

原綠沉　白字　宋元嘉起居注曰十六年御史中丞劉楨奏風聞前廣州刺史韋朗于廣州所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又綠沉屏風一牀請以見事追朗前所居官　王琰宋春秋曰明帝性多忌諱禁制迴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字輒加改易玄黃朱紫隨宜代焉　雲母火齊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雲母屏風迴風席七華扇　又漢書曰王莽嘗翳雲母屏風　拾遺記曰董偃嘗卧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列靈麖之燭　增虹蜺　翡翠　揚太真傳曰有一屏風名虹蜺雕刻前代美人其器玩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鄙貞觀初年始與蕭后同歸中國玄宗因而賜妃　蘇軾詩曰珠簾玉案翡翠屏　金縷　懸

黎　唐詩曰金鏤畫屏開　杜陽編曰元載嘗居芸暉堂户内設懸黎屏即楊國忠屏也

金鵞　孔雀　李賀詩曰金鵞屏風蜀山夢　杜甫詩曰屏開金孔雀

紫琉璃　白琉璃　拾遺記曰董偃設紫琉璃屏風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臺其上扉牖屏風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

原納妃二合　列女四堵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牀上屏風十二牒銀鈎紐抗頭屏風二合四牒織成地屏風十四牒銅鐶紐　劉向七略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

孫亮鏤瑞　李龍畫仙　崔豹古今注云孫亮作琉璃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作金銀紐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則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

畫如蛛絲　玉為龜甲西京雜記曰昭陽殿木畫屏風如蜘蛛絲縷　郭子横洞冥記曰上起神明臺上有金牀象席雜玉為龜甲屏風

屏風四

原五色桓譚新論曰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示之望視則青赤白黄黑各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為地欲為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以其聲為地而用四聲

四合傅玄擬楚詞曰屏風文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四合五采錯雜圖畫自然是

畫飾三禮圖曰扆縱廣八尺畫斧文而無柄設而不用今之屏風皆有畫飾則遺像紀闓闓也

補衲魏書太祖雅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衲

增累恩漢書註連闕曲閣也一曰

屏也

清防 顔延年詩踟蹰清防容清防屏風也

雕屏 古白紵詞曰雕屏匼匝組帷舒

畫屏 李白詩晴人埽畫屏

寶屏 雜記曰漢武帝為寶屏風

肉屏 天寶遺事曰楊國忠冬月妓女圍之號肉屏風

緹屏 黄霸傳曰别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其德

翠屏 杜詩注曰羊元所居山峯奇秀每據筇牀終日笑傲或偃卧看山曰此翠屏宜晚對

雲屏 歐陽修詩曰青山白雲為拕屏

石屏 零陽白鶴山有石屏其紋有雲月波瀾龍鳳之狀　僧惠崇謁徑山欽法師自誦觀音咒功無比師曰吾坐石屏後能咒之令破否曰可遂咒之石屏裂為三片今謂喝石岩

原設黼依 周禮司几筵職曰王位設黼依鄭注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

置座邊 桓任别傳任亡愍念之為作象著屏風置座邊

畫廉藺 王羲之與殷浩書曰

畫廉藺於屏風

有侍史　史記曰孟嘗君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使謝餽無所遺失

帝王之服　黄士度屏風頌序曰太寧三年皇帝詔遣上將齎御屏風寶劒嘉茲屏風帝王之服謹為述頌

增家誡之書　唐書曰房玄齡恐諸子驕侈乃集古今家誡書屏風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

三孔雀屏　周竇氏畫三孔雀屏間使娶女者射之陰約中目者與之唐高祖各中二目

八角花屏　安祿山恩寵莫比賜賚無數所賜品目有八角花鳥屏風

美人印手　唐末遺史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人名飲具言于上上曰此必術士所為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硯中濡手印于屏風上既寤即告帝索于外果於東明觀中得其手紋而道士已遁去矣

伯時列畫　宋李伯時嘗畫高陽長揖張釋之諫文帝馮媛當熊霍光取璽

武帝問曰碑明妃出塞王猛捫蝨醉山簡李密迓太宗明皇攬鏡妃子剪髮十事列為一屏　屏女

踏歌　酉陽雜俎唐元和初有士人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因作弓腰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

屏女叙名　太真傳曰上所賜水晶屏風妃以遺楊國忠安高樓上國忠一日獨卧屏上諸女悉下各自叙名曰裂繒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班竹人也奉五宮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珮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烟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躄人也垓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小鬟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人也扶風女也各呈藝訖復悉歸屏國忠未幾果敗屏歸元載

姬

坐屏風 拾遺録曰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嘗愛寵四姬使坐屏風中外望之乃若無惟香氣通于外耳

婦避屏風 俗説曰荀介子為刺史荀婦大妬恒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者時為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已訖為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内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否論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走去

原上指問班伯 漢書班伯以侍中光禄大夫養病久之成帝出過臨候伯伯乃視事時乘輿幄坐帳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婦女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詩書淫亂之戒皆原於酒上乃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帝數顧列女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光武御座新施屏風圖列女帝數顧視弘正容曰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上即命撤之

屏風五

增詩陳後主詠屏風詩曰織成如繢綵琉璃畏風擊秦宮得絶趙漢座殊班敵　原周庾信詠畫屏風詩曰高閣千尋跨重簷百尺齊雲度三分近花飛一倍低吹簫迎白鶴照鏡舞山雞何勞愁日暮未有夜烏啼　增二曰俠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細塵鄣路起驚花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驕歸鞍畏日晚爭路上河橋

三曰浮橋翠盖擁平旦雍門開石崇迎客至山濤載妓來水紋恒獨轉風花直亂迴誰能惜紅袖寧用捧金杯

四曰停車小苑外下渚長橋前澀菱迎擁楫平荷直盖船殘絲繞折藕芰葉映低蓮遥望芙蓉影只言水底然

原五曰昨夜鳥聲春驚鳴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粟瑱繞杯脣何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

六曰逍遥遊桂苑寂絶到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歡未足横

琴坐石根　增七曰三春冠盖聚八節管絃遊石險松
横植巖懸澗竪流小橋飛斷岸高花出迥樓定須催十
酒將來宴五侯　原八曰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注連歌
聲上扇月舞影入琴絃澗水繞窗外山花即眼前但願
長歡樂從今盡百年　增九曰日晚金䮐絡朱軒流水
車轣拂緣堤柳甍飄夾路花定迎劉碧玉將過陰麗華
非是高陽路莫畏接䍦斜　十曰徘徊出桂苑徙倚就
花林下橋先勸酒跂石始調琴蒲低猶抱節竹短未空

心絶愛猨聲近唯憐花徑深　十一曰千尋木蘭館百尺芙蓉堂日落低蓮井行雲礙芰梁流水桃花色春洲杜若香就階猶不進催來上伎牀　原十二曰擣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　增十三曰出沒看樓殿間關望綺羅翔禽逐節舞流水赴絃歌細管吹藜竹新杯捲半荷南宮冠蓋下日暮風塵多　十四曰玉押珠簾捲金鉤翠幔懸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

蓮平沙臨浦口高柳對樓前上橋還倚望遥看採菱船　十五日河流值淺岸欲轡暫經過弓衣濕濺水馬足亂横波半城斜出樹長林直枕河今朝遊俠客不畏風塵多　十六日度橋猶徙倚坐石未傾壺淺草開長埒行營繞細厨沙洲兩鶴迴石路一松孤自可尋丹竈何勞憶酒壚　十七日上林春逕密浮橋柳路長龍媒逐細草鶴鶩映垂楊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白石春泉上誰能待月光　十八日白石春泉滿黄金新埒開戚

里車先度蘭池馬即來落花承舞席春衫拭酒杯行厨半路待載妓一雙迴　十九日將軍息邊務校尉罷從戎池臺臨戚里絃管入新豐浮雲隨走馬明月逐彎弓比來多射獵唯有上林中　原二十日三危上鳳翼九坂度龍鱗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懸巖泉溜響深谷鳥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　增二十一日聊開鬱金屋韆對芙蓉池水光連岸動花風合樹吹春杯猶雜泛細菓尚連枝不畏歌聲盡先看筝柱欹　二十二

曰洞靈開靜室雲氣滿山齋古松栽數樹盤根無半埋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仲春徵隱士蒲輪上計偕原二十三曰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摇魚暫飛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跂石多時望蓮船始復歸　增二十四曰金鞍聚磧岸玉舳泛中流畫鷁先防水媒龍即負舟沙城疑海氣石岸似江樓崩槎時半沒壞舸或空浮定是汾河上弋船聊試遊　二十五曰竟日坐春臺芙蓉承酒杯水流平澗下山花滿谷開

行雲數番過白鶴一雙來水影揺藂竹林香動落梅直上山頭路羊腸能幾迴　原　隋蕭慤屏風詩曰秦皇臨碣石漢帝幸明庭非關重遊豫直是愛長齡讀記知州所觀圖見岳形曉識仙人氣夜辨少微星服銀有秘術蒸丹傳舊經風揺百影樹花落萬春亭飛流近更白叢竹遠彌青逍遥保清暢因持悦性情　增　唐白居易素屏謡曰素屏素屏䜊為乎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無李陽冰之篆文張旭之筆跡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

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於香爐峯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牆夜如明月入我室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汝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使家主第與王宮織成步障銀屏風綴珠陷鈿貼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悅目晏然寢卧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爾今木為骨兮紙為面捨我草堂欲何之　李賀屏風曲曰蝶棲石竹銀交關水凝鴨綠琉璃錢周迴六曲抱

銀蘭解鬟鏡上擲金蟬沉香水暖茱萸烟酒餘綰帶新承歡月風吹露屏外寒城上烏啼楚女眠　杜牧雲母屏風隔坐詩曰彩障成雲母丹墀隔上公才彰二紀盛榮播一朝同近玉初齊白臨花乍散紅凝姿分縹緲轉珮辨玲瓏意愜恩偏厚名新寵更崇誰知歷千古猶自仰清風　温庭筠生禖屏風歌曰玉墀暗接崑崙井井上無人金索冷畫壁陰森九子堂階前細月鋪花影繡屏銀鴨香蓊濛天上夢歸花繞叢宜男漫作後庭草不

似櫻桃千子紅　宋歐陽修題吳學士石屛歌曰晨光入林衆鳥驚腷膊羣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去黄口巢中飢待哺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復還空林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下有怪石横其間煙埋草沒苔蘚斑借問此景誰圖寫乃是吳家石屛者號工刳山取山骨朝鑱暮琢非一日萬象皆從石中出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鐫鑱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晝夜不得

間不然安得巧工妙手憊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烟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虢山深處石惟人有心無不獲天地雖神藏不得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窮吾才乃傳張生自西來吳家學士見且咍醉點紫毫淋墨煤君才自與鬼神鬬嗟我老矣安能陪

朱德潤山水屏圖詩曰丈夫無奇才雖顯不足名高山之秀麗兀立培塿形況乃畫圖間兩奪造化精中堂素壁本虛靜誰令揮灑研丹青女媧五色不補天神功鞭

石來蒼冥驅山奔海入紈素扶輿之氣青熒熒赤城霞彩千峯明洞庭湘浦雲英英風帆晝捲瀟湘雨黄葦堆灘插漁罟獨木莊前埜水流夕陽川上欹橋渡大峯倚天接天門又如特立太華尊羣山趨俯不敢動山前星辰手可捫我欲託身上山巔丹梯百尺何由緣畫與欲來別有趣顛毫醉墨飄如仙仙成却服九還丹兩腋清風飛上天　元郭鈺題石屏巫山圖曰一片屏開十二峯陽臺去路有無中午窗香霧籠寒玉猶似行雲到楚

宮

原賦漢淮南王屏風賦曰惟斯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曰喬木孤性陋弱畏金強族移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颻危殆靡安厝足天啟我心遭遇徵祿中郎善治收拾捐朴大匠治之雕刻削斵表雖剥裂心寔貞慤等化器類庇蔭尊屋列在左右近君頭足賴蒙成濟其恩弘篤何恵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永為枯木　漢芊勝屏風賦曰屏風韐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璧連璋連

以文錦映以流黄畫以古烈顒顒昂昂蕃后宜之壽考無疆

原銘後漢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雍閼風邪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增宋張栻枕屏銘曰勿欺暗毋思邪席上枕前且自省莫言屏曲為君遮

原書梁簡文帝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曰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乍

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璫便覩蟬翼閶闔諸衣帛前掐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原啟梁簡文帝謝賚碧慮棊子屏風啟曰臣綱啟宣詔主伕慧奉宣勑旨垂賚碧慮棊子屏風二十牒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華之嘉名使雲母之窗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仰降聖慈曲垂霑逮喜逐恩來聽同鳳舞言因謝盡更類三緘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啟謝以聞　劉孝威謝勑賚畫屏風啟曰

昔紀亮所隔唯珍雲母武秋所顧大寶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　陳周弘正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啓曰昔琉璃見重雲母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真朴豈若三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襃貶坐卧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谷之暖

增贊宋蘇軾師子屏風賛曰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

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且賛之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鬛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擲喜見尾蹝猛而和盖其戲嚴嚴嚴嚴高堂䕶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簾一

原釋名曰簾廉也自障蔽為廉耻也　説文曰曲受物之形也　廣雅曰㡋㡇(必依反下音擔)慊也　增通俗文曰户幃曰簾　聲韻曰簾户蔽也　原揚雄方言曰宋魏陳

楚江淮之間謂之𥳑或謂之笛或謂之麴自關而西謂之𥳑南楚謂之蘧𥳑　孫卿子曰局室蘆簾稾蓐可以養形　初學記曰增夢書曰夢簾及屏風可以蔽匿一身也　宋史輿服志曰芳亭輦前簾圖五嶽寧織崇朝之雲　又曰紹興十二年後垂簾政和之制以紅羅繡鵝為額　金史輿服志曰皇年三輅成前有横軾後垂錦軟簾　日下舊聞瑣綴錄曰后重翟車有紅羅明金緣紅竹簾　曰明成化中閣門則夏秋懸朱鈎簾冬春紫氊簾

簾二

增吳越春秋曰越王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于吳吳王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　漢賈誼治安策曰盜劉寢户之簾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　原西京雜記曰漢諸陵寢皆以竹為簾皆為水紋及龍鳳像　增汝南先賢傳曰范滂被收歎曰願得一幡簿埋於首陽山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原晉東宮舊事曰簾箔皆以青布緣純

增南史曰晉顧愷之為山陰令晝日垂簾門階閴寂務簡而政理　晉史曰秦裴元畧諫苻堅正殿懸珠簾堅大悅命去簾　段龜龍涼州記曰吕纂時胡人發張駿冢得白珠簿簾　原謝綽宋拾遺記曰戴明寳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驕淫為五色珠簾明寳不能禁

增宋書曰沈驎士家貧為人作簾誤傷手便流涕而還人問故答曰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齊書曰沈驎士字雲禎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號為織簾先生　梁

書曰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晩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甞隔簾奏樂時謂簾曰夏侯妓衣　齊書曰栁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李矣屏人命典籖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唐書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

之官秩授之則天台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捲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杜陽編曰唐同昌公主脅却寒簾祈寒鳥骨所為　瑯嬛記曰張說於元宵召諸姬共宴苦于無月夫人以雞林郡所進夜明簾懸之炳于白日夜半月出唯說宅無光簾奪之也後有書生請以獻九公主為說解難　唐史曰杜甫嘗依嚴武數以言

語忤武武欲殺之一日持刀出冠挂於簾鈎者三後武母止之得免　國史補曰尚書李廙有清德其妻劉晏妹也晏嘗造廙見其門簾甚敝乃潛度廣狹以粗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唐書曰王鍔為淮南作法軍中無一棄物至故簾亦令收之他日付船坊以為蓑箬他皆如此　宋史曰英宗即位曹太后聽政韓琦請太后歸政於帝太后許諾琦遽命撤簾簾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又曰李如圭

吉水人七歲時孝宗問童子何業對曰能誦書即誦無逸篇帝大喜授迪功郎明日與父謝恩賜宴殿上以父子不可同坐命設珠簾隔之宴罷就以簾賜之歸建凌雲樓以彰君賜後官至福建安撫

簾三

增鳥窺 燕入 杜甫詩曰鳥窺新捲簾 謝朓詩曰風簾入雙燕 席箕 席箕草可為簾見邊塞 水晶 王建詩 高堂駢詩曰水晶簾動微風起一架薔薇滿院香 捲雨 唐王勃滕王閣序曰珠簾暮捲西山雨 蔽日 隋煬帝時蒲澤國進蔽日簾以細蓮根絲貫小珠編成雖

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

蝦鬚　麟毫 宋蘇易簡詩曰蝦鬚半捲天香散又見後陸暢詩

洞冥記曰漢武帝二十年起招靈閣編翠羽麟毫為簾

升月　落日 文選詩曰升月照簾櫳杜甫詩曰落日在簾鈎

原神屋白珠　靈閣翠羽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白珠為簾箔玳瑁押之象牙為篾 下詳上

昭陽珠幌　明光玉箔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織珠簾幌風至則鳴如珩璜之聲 三秦記曰明光宮以金玉珠璣為簾箔

簾四

增押簾 宋歐陽修詩押簾風日淡清秋

棚簾 宋梅堯臣詩棚簾夾道多天柔

風簾 風簾自上鈎

谷簾 谷簾泉天下第一 王安石詩穴石作戶牖垂泉當門簾

珠箔 李白

詩珠箔垂銀鈎　黄簾韓愈詩黄簾綠幙朱户閉　原結珠為簾拾遺記曰石虎于太武殿前起樓高十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　文繡弊簾崔寔正論曰玩飾匿於懐袖文繡弊於簾幃　緯蕭為業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窮緯蕭以為業司馬彪注云蕭蒿也織緝蒿為薄簾也　織薄為生史記曰周勃以織薄曲為生索隱云勃以織蠶薄為生業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　高門懸薄莊子曰張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熱之病以死　閉肆下簾史記曰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閲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增玳瑁為押徐陵玉臺新詠序曰珠簾以玳瑁為押　銀蒜為押歐陽修玉臺體詩曰銀蒜鉤簾宛地垂蔣捷白紵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幕宋元親王納妃及公主下降皆

有銀蒜簾押幾百雙蓋鑄銀為蒜以押簾也

簾五

原詩南齊虞炎詠簾詩曰清軒明月時紫殿秋風日曈曨引光輝晻曖映容質清露依檐垂蛸絲當户密褰開誰共臨掩晦獨如失　隋盧師道賦得珠簾詩曰鑑帷明欲歛照檻色將晨可憐疎復密隱映當窗人浮清帶遠吹含光動細塵落花時屢拂會待玉階春　增唐太宗賦簾詩曰參差垂玉牖舒卷映蘭宮珠光摇素月竹

影亂清風彩散銀鈎上文斜挂户中唯當雜羅綺相與
媠房櫳　杜甫詠簾詩曰編竹狀玲瓏庭幃盡處中不
由經緯力安有卷舒功春晝曽妨燕寒宵豈隔風都堂
重獻賦明處憶牢籠　杜牧詠簾詩曰徒云逢剪削豈
謂見編裝鳳節輕雕日鸞花薄飾香問屏何屈曲憐帳
解周防下漬金階露斜分碧瓦霜沉沉伴春夢寂寂侍
華堂誰見昭陽殿真珠十二行　羅隱詠簾詩曰翡翠
佳名世共希玉堂高下巧相宜啟勤為屬纖纖手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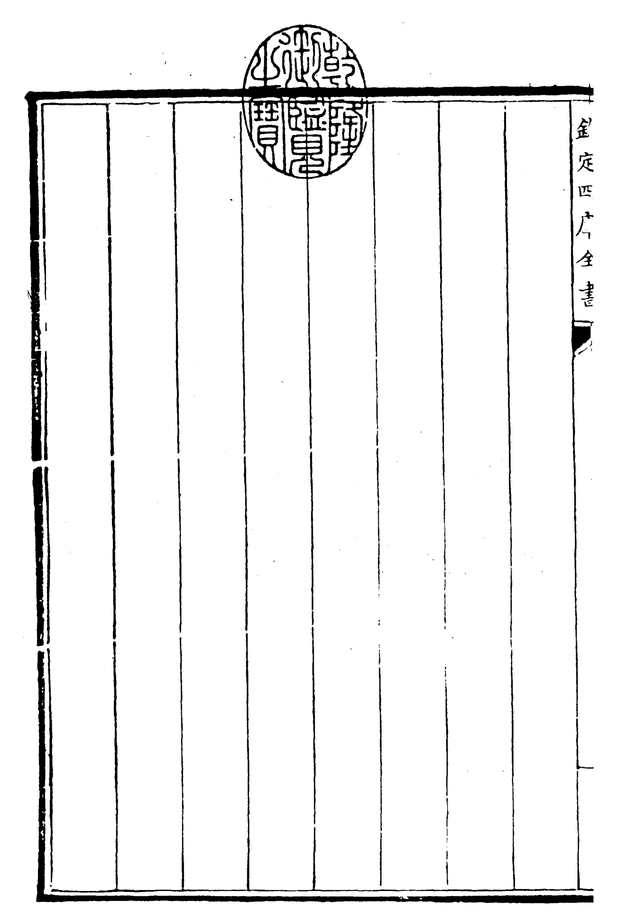
銀鈎莫放垂　又曰疊影重紋映畫堂玉鈎銀燭共熒煌會看得見神仙在休下真珠十二行　陸暢詠簾詩曰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半夜可憐潘岳立踟躕　宋王逢原詠簾詩曰高明庭宇好崇基枉把疎簾窣地垂必欲滿堂陰有樂誰能暗室遂無欺卷舒未必風無意間隙須防燕解窺莫道人終可遮障可終遮障亦何為　張耒卷簾詩曰卷簾新月上林影散微茫庭草鳴蟲近風燈秋幌涼長年唯有病

晚歲苦多傷身世竟何就吾將問蜀莊　元馬祖常詠琉璃簾詩曰吳儂巧製玉玲瓏翡翠蝦鬚迥不同萬縷横陳銀色界一塵不入水晶宫月華遠射離離白燈影斜穿細細紅相隔神仙纔咫尺靈犀一點若為通　華幼武詠斑竹簾詩曰湘妃涙灑碧琅玕翦織疎簾拭未乾細縷引風宜隔暑濕痕含雨欲生寒燈前照耀琉璃潔月下斕斑玳瑁看直幹盡輸兵革用高堂舒卷莫摧殘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六

謹案第十六頁後八行又韓愈李正封聯句詩曰從軍古云樂刋本脫去李正封聯句五字誤作又韓愈古從軍樂詩曰據昌黎集增改

第三十四頁前二行晴人埽畫屏按人字疑訛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曹秀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臣紀昀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五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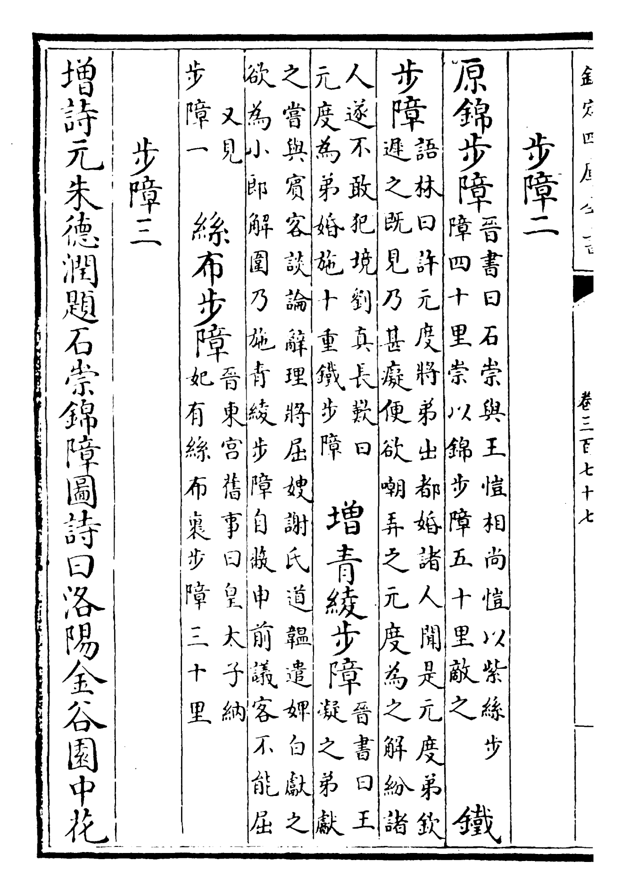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七

服飾部八 步障 承塵 牀 榻 簟 席 薦 褥 氊 氍毹 毾㲪 牀襜

步障一

拾遺記曰石虎為洛臺列鳳文錦步障縈蔽于洛川

北齊書曰瑯琊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武成甚愛之儀衛甚盛帝嘗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施青綾障以觀之



步障二

原錦步障晉書曰石崇與王愷相尚愷以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以錦步障五十里敵之

鐵步障語林曰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聞是元度弟欲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弄之元度為之解紛諸人遂不敢犯境劉真長歎曰元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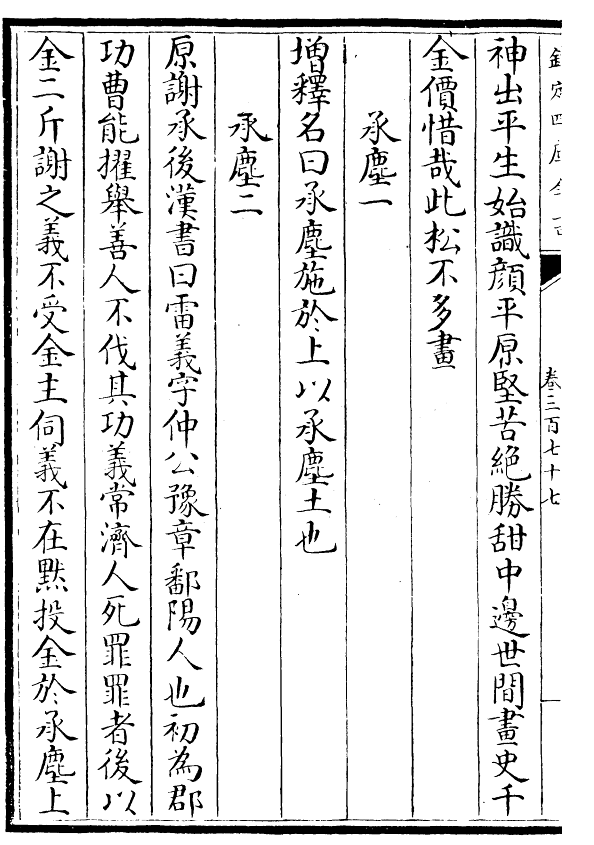
增青綾步障晉書曰王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論辭理將屈嫂謝氏道韞遣婢白獻之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前議客不能屈

絲布步障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絲布裹步障三十里又見步障一

步障三

增詩元朱德潤題石崇錦障圖詩曰洛陽金谷園中花

雕玉為闌繡作遮琉璃器多出珍饌瑪瑙街長行鈿車椒房塗香貯歌舞曳珠珥翠籠輕紗珊瑚扶疎三四尺王羊貴戚爭豪奢那知花淫風雨妒古來山澤生龍蛇嬋娟隆樓寶珈碎月明夜半啼鷲鴉　陳泰題松障圖歌曰何人獨立身堂堂十八公子鬢鬚蒼凝氷不遺勢摧折清籟時與鬚低昂蘭為兄兮雪為友燕坐松間自呼酒眼花耳熱鱗鬣生千尺龍蛇入揮手手中松月自離筆已見雲烟生蓊鬱儻非白晝堂宇空真恐幽陰鬼



神出平生始識顔平原堅苦絶勝甜中邊世間畫史千金價惜哉此松不多畫

承塵一

增釋名曰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

承塵二

原謝承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為郡功曹能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常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

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承塵三

原金箔承塵支僧載外國事曰斯訶條國有大富長者條三彌與佛作金箔承塵一佛作兩重承塵

朱畫承塵楚辭曰經堂入奥朱塵筵注云塵承塵也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室奥處上則有朱畫承塵下則有簟筵好席可以休息

獼猴有鬼抱朴子曰余友人滕永叔嘗養大獼猴以鐵鎖鎖之著牀閒而犬忽齧殺之永叔便合鎖埋之後百許日見獼猴走上承塵不悟是獼猴鬼也驚指之曰獼猴何以被傷流血斷走乎猴作悲鳴狀永叔始悟曰始乃今日知獼死復有鬼乎

老狸爲神

搜神記曰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詔書誥下消息輙預告伯祖問所食啖欲得羊肝于前切之臠隨刀不見盡兩羊肝有二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舉手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為司隷神輙言省內事伯祖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荅曰如府君所慮當相舍去遂無聲

鳩來為福

又曰長安有張氏者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祝曰鳩爾來為我福耶飛上承塵

雞落恐怖

語林曰傳信怨母母羸病恒驚悸信乃取雞鴨去毛置承塵上行落地母輙恐怖

牀一

原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 說

文曰牀身之安也簀牀棧也笫牀簀也杠牀前木也

廣雅曰棲謂之牀浴牀謂之招　揚雄方言曰齊魯之間謂之簀牀板陳楚之間或謂之笫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㭊音詵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　服虔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牀

易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又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詩曰乃生男

子載寢之牀　又曰或息偃在牀　禮記曰曾子寢疾

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

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

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　增周禮王府掌王之衽

席牀第　原商子曰明者無所不見人主處匡牀之上

而天下大理　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增

雜五行書曰凡安牀東首貧賤疾病西首富南首貴北

首死兵書曰將坐牀無故自動下欲害之　夢書曰夢

牀所壞者為憂婁也　原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素柏局脚牀八扳牀漆牀　增隋書曰時以讖故改胡牀為交牀後唐穆宗改為繩牀　唐六典曰尚舍掌殿庭供設有金銅行牀　又曰馬射則設梱鼓金鉦施龍牀而偶作焉　又曰光禄大夫致仕給六尺牀及帳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横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癡牀言倨傲如癡　文獻通考曰七寶牀一覆以緋羅

繡帕宋初內臣馬上捧之謂之駕頭　遼史禮志曰宋使見皇太后儀引進使引禮物于西洞門入殿前置擔牀

牀二

增孟子曰舜在牀琴　世本曰紂為玉牀　國語曰晉獻公寢而不寐郤叔虎曰牀笫之不安耶驪姬之不在側耶　莊子曰驪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

其泣也　原西京雜記曰漢武帝為七寶牀雜寶屏風八寶帳設於桂宫時人謂之寶宫　增後漢書曰羊茂字季寶為東郡太守冬日坐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牀蔬食出界買鹽豉食之　又曰薛淳為漢中太守夏但坐板牀不設席冬坐羊皮河内高弘為瑯琊相亦然

世說袁紹年少時曽夜以劒遣人擲魏武小下不著帝揆其後必高因帖臥牀劒至果高焉　魏志曰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荆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

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上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六帖曰蜀彭羕見麗統非故舊又值有賓客羕徑上統牀臥曰須客罷與君談賓罷與語統大奇之　晉書曰齊獻王攸特為

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幾為太子者數矣　又曰謝萬嘗詣王恬既坐少時便入良久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坐中庭曬頭神氣慨然了無酬對　又曰庾亮嘗乘月登南樓據胡牀談詠又曰陶淡字起靜好道年七十五六便絶穀設小牀常以獨坐不與人共　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隸校尉曽峻塚前有石牀長八尺瑩磨鮮明叩之即鳴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叅軍周安穆折石牀各

取一頭為曾氏之後所訟　原石虎鄴中記曰石季龍御牀殿方三丈其餘皆局脚長六尺後宮别房中有小形玉牀又有轉關牀射鳥獸　燕書曰公孫鳳隱于昌黎九城寢土牀　宋書曰高祖嘗患體熱有獻石牀乃碎之惡勞人也　增又曰武帝初開國有司奏東西堂設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釘用鐵也　又曰王微不仕尋書玩古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上牀皆生埃唯當坐處獨淨　又曰羊戎好為雙聲江夏王

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臨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七寸王笑曰卿豈惟善雙聲乃辨士也　又曰王僧達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遷中書舍人黄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第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乃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何親遂焚瓊之所坐之牀　齊書曰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

聖時階榮至此為兒婚得荀昭先女即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氣喪而退　又曰徐孝嗣初在率府晝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曰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壁崩　又曰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彦回詣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彦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拂牀埽地而去　又曰竟陵王子良為

會稽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于西邸
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又曰少帝夜醉蕭坦
之與曹道劉挾抱還延昌殿置玳瑁牀上　梁書曰魚
容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
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帀無一有異通用銀
鏤金花兩重為脚又云以象齒檀沉造周帀用寶鈿金
蓮花琥珀龜負脚　又曰西域龜玆等國其王座金牀
隨太歲與其妻並坐接客　南史曰長沙王懿孫藻性

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召三品以上賜宴玄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羣臣乘醉就帝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取然後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又曰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中銜之嘗欲殺甫不果　又曰孟浩然王維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　又曰李

吉甫初入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之輒罷相不敢遷吉甫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撤而新之　續畫品曰毛稜惠遠子便速有餘眞巧不足若比其父則牀上疊牀方之厥兄則屋下架屋　五代史曰馮道軍中不設牀席臥一束芻　韋應物詩曰予解郡符去爾為外事牽寧知風雨夜復作對牀眠蘇頴濵曰轍幼從東坡讀書未嘗一日相舍宦游四方讀韋詩惻然相約早退為閒居樂後會澶濮間百餘日追感前約作詩云逍遥堂

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悞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牀三

原珊瑚　玳瑁　漢武帝内傳曰武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靈飛十二事帝盛以黄金几封以白玉函以珊瑚為牀紫錦為帷安著柏梁臺上　西京雜記韓嫣以玳瑁為牀　象牙　孟嘗出行五國至楚楚獻象牙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摽妻賣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寳願獻之戍因諫孟嘗君勿受乃止　麖角　異物志曰白麖狼形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則挂角故恒在平淺草中逐入林則得之皮可作履韈角正四據南人因以作踞牀

龜揞 南方志曰江淮間有人得龜用揞牀三十年放之猶活 語林曰簡文帝為撫軍時所坐牀生塵不命左右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

鼠跡

坦腹 晉書曰太尉郗鑒使人求壻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覩諸子弟使者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見問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而食胡餅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訪之乃逸少也以女妻之

合歡 關盼盼詩曰摟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

七寶 魏收後魏書曰韓武字道威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嘗獻七寶牀象牙牀又唐李白被名明皇以七寶牀置之金鑾殿又見牀二 隋煬帝觀文殿兩廂為堂十二間廚前設五方香牀綴金玉珠翠每駕至則宮人擎香爐在輦前行

增五香

鬱金 文選詩曰羽帳鬱金牀 開元天寶間西域波斯遣使獻瑪瑙牀

瑪瑙

原沈香 增

華鏤異苑曰沙門支法存有八尺沈香板牀刺史王淡息切求不與遂殺而籍馬後息疾法存出為祟也柴子太七折曰下莞上簟華鏤之牀

原觜蠵　增師子

劉楨清慮賦曰布玳瑁之席設觜蠵之牀馮玫瑶之几對金精之盤如來將罷法座於師子牀攬七寶几

紅蓮　苦竹

日下舊聞大都宮殿考曰置金酒海前後列紅蓮牀　宋楊廷秀詩曰猫枕桃笙苦竹牀

原神女　金仙人石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入室中臥金牀玉几　酈善長水經注曰夷水右經石室南村人騶都小時到此室邊採蜜見一仙人坐石牀上又云仙人以白玉石為牀

華山白玉　辰州朱砂

神仙傳曰衛叔卿入華山有紫氣鬱鬱見白玉為牀　東坡詩注曰辰州蠻洞小龕中生白石石狀如玉牀牀上生朱砂大如箭簇小如芙蓉　又文選詩曰白玉為君牀

桓伊

弄笛 魏收讀書 晉書曰桓伊善音樂蓄一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泊舟青溪與伊不相識時伊過青溪岸上徽之令人謂伊曰聞君善笛為我一奏伊時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而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不交一言 後魏書曰魏收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之脱減而精力不輟

賀革思義 宗武饑書 南史賀革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耕求就父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横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杜甫示子宗武詩曰饑書解滿牀

牀四

原玉牀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設玉牀又詳牀二 銀牀 杜甫詩露井凍銀牀又蘇味道咏井詩玲瓏映玉檻澄澈瀉銀牀又唐詩空汲銀牀井 藜牀 英雄記曰向詡常坐藜牀上又詩衰病只

蔡牀

荃牀 魏曹植九咏曰蕙幬兮荃牀

踞牀 論衡曰孔子將死遺祕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後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丘而崩

增支牀 李白詩支牀錦石圓蘇軾詩錦茵玉匣俱塵垢擣練支牀亦何有

原安身 夜以安身

養體 史記

增花牀 花木錄曰剪牡丹花欲急則花牀無傷

糟牀 杜甫詩豫知秫黍收已覺糟牀注

匡牀 劉後村詩甘寢就匡牀又詩匡牀竹火爐

筆牀 樹萱錄曰南朝呼筆管為牀又四管為一牀徐陵玉臺新咏序曰翡翠筆牀無時離手又陸龜蒙茶竈筆牀往來又詩青苔生筆牀

月照 文選詩明月皎皎照我牀

書連 杜甫詩云牀上書連屋

歌牀 水影照歌牀

風牀 杜甫詩風牀展書卷

巒牀 歐陽修詩巒牀倦晨興

異牀 上士

牀異

四大牀 東坡借佛印四大作禪牀 六尺牀 白居易詩好是幽眠處松陰六尺牀

蘇軾詩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

書滿牀 杜甫詩攤書觧滿牀 笏滿牀 蘇軾詩他年笏滿牀

原伏牀泣 江表傳曰孫權遣人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横

同牀卧 史記曰任安田仁居門下同心相愛俱為衛將軍舍人家貧兩人同牀卧

華元登 左傳曰楚圍宋宋華元夜登子反之牀 楊素撫 封倫為内史令楊素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 一云謂李靖左僕射

王導固辭 晉書中宗既登尊號百官陪列詔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中宗乃止 增

林甫屢徙 唐李林甫為相多結怨于人虞刺客竊發出則步騎百餘人金吾静街居則重門複壁如

防大敵每一夕屢徙其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原安坐玉牀　易林鼎之升曰安坐玉牀聽韶行觴飲福萬歲曰壽無疆

出坐玉牀　易是類謀曰羣黨假威出坐玉牀注云小人羣黨取王者威權坐於牀

沛公踞牀　漢書曰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食其至入謁沛公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食其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欲聚徒合義兵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

裴遐墮牀　鄧粲晉記曰裴遐賦性恬和同類有試遐者推墮牀下遐乃拂衣還坐毫無愠色

從地中出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涅槃時自然有七寶牀從地中出

穿井旁有　荊州記曰湘州南寺賈誼所穿井井旁有局脚石牀可容一人坐形制甚古相傳誼所坐也

言不踰閾　牀第之言不踰閾

增偷閒暫臥　蘇軾詩偷閒暫臥老僧牀

董偃石

牀 拾遺録曰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畫石為牀文如錦也石體甚輕出在郅支國上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又詩暑卧石牀寒

季倫象牀 又曰石季倫屑沉水之香如塵末而置象牀上使所愛者践之無跡則賜珍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支木為牀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隱蒙山之陽支木為牀

緝石為牀 拾遺録曰頻斯國有楓林林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為三皇之象天皇十二頭地皇一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為牀牀上有膝痕深二三寸

牀五

原詩後梁宣帝牀詩曰衡山白玉鏤漢殿珊瑚支跽膝

申久坐屢好爲頻移　增宋楊萬里咏竹牀詩曰已製青奴一壁寒更揩緑玉兩頭安誰言詩老眠雲榻不是漁郎釣月竿醉夢不知蕉葉雨小舟親過蓼花灘蹶然驚起天將曉牕下書燈耿復殘　元楊維楨繡牀凝思詩曰繡線添來日正遲香絨倦理一支頤心遊飛絮渾無著身脱枯蟬忽若疑花帖錯描愁伴覺金針閣住許誰知絶憐小玉情緣重到死春蠶始絶絲

原銘後漢李尤臥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和歡夕惕敬

慎崇德遠奸

榻一

原釋名曰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

榻二

增宋書曰當陽侯劉彦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以此少之　又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升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為王府參軍常詣劉彦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彦節

外雖酬之音甚不悅　唐書曰玄宗命太常韋縚讀時令每月一節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旁置一榻東置面案令縚坐而讀之　又曰李峴同平章事故事政事堂無座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叱左右去榻　又曰張嘉貞為益州都督性至簡傲接部內刺史甚倨唯李勉之父擇言時守漢州每見獨引與同榻坐　又曰王毛仲與諸王侍禁中至連榻而坐

榻三

原唯徐穉設　增為周璆置　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賔客惟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原簡雍獨擅　增羅藝獨坐　蜀志曰簡雍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為屈　隋書曰隋羅藝營州總管容貌瓌偉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

原臥處盡陷　膝處皆穿　列仙傳曰脩羊公在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　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反歸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榻上當膝處皆穿

增延之諫帝　東坡就僧　顏延之為

秘書監時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嫉之因醉曰昔同子驂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上為變色　蘇東坡黄魯直一日在佛印禪師處飲至暮阻雪衾席不備東坡曰就與老僧共榻不亦可乎

榻四

增象榻　唐韓維詩曰宴洽翠娥連象榻　**土榻**　宋張耒詩曰主人埽土榻　**原升御榻**　北齊趙彦深官司徒禮遇稍重每引見或升御榻　**換父榻**　後魏任成王澄上省見榻甚故令史云此榻曾經先王坐順涕泗文集令換之　**長史榻**　梁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王於中齋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能與　**刺史榻**　後魏薛聰為齊州刺史卒於州吏人

追思留所坐榻以為遺愛

連榻坐客 晉羊琇為護軍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坐琇曰杜元凱乃連榻坐客耶不坐而去一曰[illegible]雅舒後至云云不坐便去

合榻對飲 吳志曰周瑜薦魯肅於孫權權見肅甚悅之引肅合榻對飲言議

增榻畔鬢絲 唐杜牧題禪院曰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

榻上積笏 唐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門笏置榻笏重積其上

一榻之外 一榻之外皆他人家

臥榻之側 長編曰趙宋伐江南徐鉉入奏乞罷兵太祖曰江南主有何罪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

簟一

原說文曰簟竹席也 釋文曰簟覃也布之覃然正平

也　方言曰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今江東云笙也　增又曰或謂之籧篨自關而東謂之簟其直文而粗者謂之籧篨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佯自關而西謂之符篖　書曰敷重篾席黼純敷重筍席玄紛純注云篾桃竹席也白黑之繒以純緣也筍弱竹也玄紛純以玄黑之繒雜為之緣也並天子朝燕之簟　原毛詩曰下莞上簟　增禮記曰事父母舅姑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又曰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　原又曰夫不

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　又曰莞簟之安而蒲越槀秸之尚　孫卿子曰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席之上先萑簟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先本而後用末也

簟二

增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為簟賜李夫人　原漢獻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姦邪甞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

丈二竹簟晝九宫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作象牙細簟工患之乃共舉出永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何曽遜位賜簟褥一具　世說曰王忱見王恭六尺簟謂有餘求之恭以送遂坐薦上忱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增宋書曰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類物以隸之隸事多者賞之惟何憲為勝乃賞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自得秣陵令徐摛後至操筆便成

舉坐賞擊擿命左右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去　唐書曰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為母為屧簟貂褥　盧氏雜記曰侯君集破高昌所得金簟甚精御府所無

簟三

原黃箴　赤花庚翼與燕王書曰今致丈二細桃枝簟十黃箴雙文簟二王獨受黃箴雙文簟一枚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烏𧄍赤花雙文簟

增象牙　龍鱗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白象牙簟又詳簟二　古詩滑如鋪蕹葉冷似臥龍鱗

白蕹　紅藤白居易詩白如鋪蕹葉蘇軾詩曲股蕹簟有佳處　北户録曰瓊州出紅藤簟

原桃枝　桃

箋 東觀漢記曰馬稜為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强車皆以桃枝細箋　左思吳都賦曰桃笙象箋韜於筒中按桃笙竹箋也與象牙箋皆藏於竹筒而致貢

增結花　含霜 文選曰結花者為紈箋　謝玄暉詩曰珍箋夏含霜

貽韓愈　贈永叔 唐鄭羣以竹箋貽韓愈　宋歐陽修曰有客贈余以石枕與所藏笛竹箋皆佳物也余既喜睡因甚愛之輒為短句奉呈原父聖俞二君子詩俱詳

箋五

會稽獻竹　林邑貢金 西京雜記曰會稽獻竹箋供御世號為流黃箋　蕭子顯齊書曰林邑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箋等物

箋四

原楚箋 王鑒竹箋賦曰楚箋陳於王房巴箱列於椒臺

珍箋 文選詩曰珍箋清夏室竹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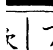
夏簟夏簟清兮晝不暮又杜甫詩留客夏簟青琅玕　增臥簟杜甫詩酒醒思臥簟

蓬簟諸葛亮轉教曰計一歲運用蓬旅簟千萬具　席簟潘岳悼亡詩曰展轉盻枕席長簟竟牀空　平簟東觀漢記殤帝詔省荏弱平簟　弱簟王廙春可樂曰弱簟平端　竹簟雲仙散録曰房壽六月召客坐竹簟　風簟宋曾鞏詩曰已令酒屋鋪風簟　色寒李白詩曰微微凄凄簟色寒　光耀韓愈咏簟詩曰呼奴埽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　八尺簟又曰捲送八尺含風漪　五人簟唐六典曰澧州岀五人簟

簟五

增詩唐韓愈謝鄭羣贈竹簟詩曰蘄州笛竹天下知鄭

君所寶尤瓌竒擕來當晝不得卧一府傳看黄琉璃體堅色淨又藏節滿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困暑溼如坐深甑遭烝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冝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傾家貲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埽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蝨避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恒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曹松白角簟詩曰



角簟工夫已到頭夏來全占滿林秋若言保惜歸華屋秪合封題寄列侯學卷曉氷常怕綻解鋪寒水不敎流蒲桃錦是瀟湘紙曾得王孫價倍酬　又碧角簟詩曰細皮重疊織霜紋滑膩鋪牀勝錦茵八尺碧天無點翳一方青玉絶纖塵蠅行只恐烟黏足客臥渾疑水浸身五月不敎寒氣入滿堂秋月冷龍鱗　宋歐陽修枕簟詩曰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黄琉璃光緑玉潤瑩淨冷滑無

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臣憫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以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慚惟茍得一從僦屋居城南官不坐衙門少客嗒然惟與睡相宜以懶遭閑何愜適從來羸苶苦疲困況此煩慆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蒼蠅蠛蠓任緣撲蠹書嬾架拋縱横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鐺杓同

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眷簟攜枕去築室買田臥須尾　梅堯臣次韻曰溪上枕剖龍卵石斲匠簟裂蛇皮紋客從東方一持贈竹色蒸青石抱雲磨沙斲骨自含潤飽霜弔節無留塵京師豪貴空有力六月柰此炎蒸劇旱風赤日吹熱來大厦高簷任雕飾頭顱汗匝無富貧雖有頒氷論官職官高職重氷則多日永氷消難更得唯公埽室施枕簟迎凉自感東方客東方客應非

俗昏能使賢人心體適賢人何以偏伏人天下才名方赫赫我吟窮困不可聽晝夜蚊蚋蒼蠅聲蠅如遠雞耳初感蚊若隱雷空際鳴葛幮頂綻屋蝎墜菅席中裂麻經横平生賦分只煎沙安有緑玉琉璃清猶勝昔年杜子美老走耒陽牛炙死因思楊惲廢時言但願人生行樂爾公今事業在朝廷去就尤當慎終始待公睡足秋風來去奉高談揮麈尾　王安石次韻曰端溪琢枕緑玉色蘄水織簟黄金紋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金玉如

浮雲都城六月掐客語地生赤日流水塵燭龍中天進
無力客主歒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然强
修飾恃公寛貸更不疑箕踞豈復論官職笛材平生家
故藏硯璞玼清此新得歸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
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真能與物同其適豈如若曹空
自私却願赤日常炎赫公材卓筆人所驚久矣四海流
名聲天方資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深探力取當
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横奈何甘心一榻上欲臥頽尾為

潔清賢愚勞佚非一軌顧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
蕭然身寄一官真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溪山如
願始看公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蘇軾寄蘄
簟與蒲傳正詩曰蘭溪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筯排霜脊
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閑蛾眉
珠箔簾不動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碁
東坡病瘦長羇旅凍臥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破衾
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嚘咿

皇天何時反炎燠愧此八尺黄琉璃願公淨埽清香閣臥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閶闔

原啓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啓曰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不棄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原書梁簡文帝答定襄侯餉臥簟書曰筠篁多品篠簜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為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屢沾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

南館髙臥北牕　又荅南平嗣王餉舞簟書曰濯龍之木文罽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此未奇東宫赤花擬之非妙

席一

原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舒也舒一作釋　説文曰筵竹席也　增又曰席藉也　原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爲人子者居不主

與坐不中席注不敢當尊也 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又曰毋踖席踖躐也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增又曰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斂席與簟 原周禮曰王府掌王之衽席衽席簟席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

席蒲筵續純紛白繡也純緣也次獸皮為席也繅席削蒲蒻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　三禮圖曰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　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　又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匱此之謂明王之道　增莊子曰人所最畏者衽席飲食之間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蒲席以草經及後踐蒲蒻復筵方薦帛

緣者也　原漢舊儀曰祭天紫壇紺席六采綺席祭嶽白菅席　史記曰古者封禪席葅稭　盧毓冀州論曰常山為林大陸為澤蒹葭蒲葦雲母御席地產不為無珍也　大魏諸州記曰鉅鹿廣阿澤多葦出細御席多雲母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席經席　增范汪荆州記曰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席　拾遺記曰岱輿山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服則燋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為席方冬彌温

以枝相磨則火出矣　地理志曰相州貢鳳翮席登州貢水蔥席　崔豹古今注曰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為席　唐六典曰京兆出粲草席許州出麃心席揚州貢莞席滄州出葦席忠州出蘇薫席廣州出竺席

席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先列珪玉于蘭蒲席上　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皐繇不下席而天下

治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也　韓子曰禹為蔣席頗緣此彌侈矣而國不服者三十三復作茵席彫文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紈之衣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所代　尚書曰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

純孔安國注箋桃枝竹也黑白之繒以純緣也純音準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厎翦華也綴雜綵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豐莞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筍篛竹也玄紛黑緣也並天子朝燕之坐

增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廢六關下展禽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又曰晉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原晏子春秋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坐公不悅曰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不席獄訟不席獄戶不席三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

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　增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穰苴曰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亦不敢與焉　原吕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組民則寒矣　莊子曰申屠嘉兀者也與鄭子産同師伯昏瞀人合堂同席而坐　韓子曰孟懿伯相魯食

不二味坐不重席　增又衛嗣公時有人於縣令左右令發褥而席弊嗣公令人遺席曰吾聞汝發褥而席弊其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　原又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必戴之履雖善以履之今車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道　禮記曰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内坐三經之席　增檀弓曰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也

貧無蓋與之以席　皇甫謐高士傳曰楚老萊子親没隱蒙山之陽以杷木為牀蓍艾為席　原史記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薦席坐之　又曰陳平以敝席為門　增漢書曰文帝以莞蒲為席　原史記曰任安與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公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席别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　漢書曰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同硯席而書　增又曰趙

充國屯田金城奏曰信威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　漢光武紀曰側席幽人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愧恧俛刮席與小常侍語　增又曰來歙征隗囂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乃悉兵圍略陽築堤灌城歙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為兵上自將上隴囂衆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上　原又曰王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

詔御史中丞與司隷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兆號曰三獨坐　增又曰鄧訓於閨門甚謹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温色　又曰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原又曰黄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温席　增又曰趙丙有術曽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呼風乃過　原又曰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與三公絶席　增高士

傳曰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有富人羅仲與君平善問何以不往曰無車糧仲即與具車馬糧料君平曰吾病有餘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謬矣　謝承後漢書曰衛良字叔賢拜尚書令病罷官還家家無完席賔客省之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　原又曰汝南薛惇字子禮為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禄給子孫復無完席耶

惇以善席與妻自坐其敗者妻慚不敢復言 增會稽典錄曰隆修字奉遷爲豫章太守廳事薦編至絶不改以羣俗不整常巻坐席唯徐穉李贄數詣問乃待以殊禮 原汝南先賢傳曰鄭敬字鴻卿以茅蕟爲席常隨杷柳之陰 謝承後漢書曰許敬字鴻卿時吏有誣告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世說曰魏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增文士傳曰吳議郎張純與張儼朱異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告各為賦然後乃坐純乃賦席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晉書曰王渾為將軍鎮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　晉建武起居注曰立敬后廟薦席不用緑緣　晉書簡文帝紀曰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　鍾元良吏傳曰吳隱之字處默鄄城人轉廣州刺史返舟之日惟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席

以蓬為屏風　搜神記曰羅威字德行性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温席而後授其處　前燕録曰高祖廆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　吳均齊春秋曰劉璡字子敬耿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門内見一女子姿容甚麗眄睞之璡因抽坐席縣車中以隔絶之其正如此　梁柳慶遠從兄世隆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慶遠果開

府　益部耆舊傳曰張充為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高牀為從事設席于地　後魏劉延明傳曰延明就郭瑀學弟子五百人瑀有女選壻有心於延明别設席曰吾女欲覔一快壻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遂妻之　瑯環記曰謝仙女盛夏上玄宗以生凉之席　唐書曰玄宗子頴王璬為劔南節度大使玄宗將幸蜀遣璬先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船見以絲緣席而藉者顧曰此可以為寢處奈何踐之令撤去

又曰代宗時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以三十二字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召見

宋史曰楊綰字公瑾獨處一室凝塵滿席澹如也

席三

原五香　六采 陸翽鄴中記曰石虎作席以錦囊五百雜以五采綫編蒲皮緣之以錦 下詳

席一　碧蒲　白莞 拾遺記曰周穆王時西王母來敷碧蒲之席黄莞之薦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楨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所部作新白莞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　迴風

半月 趙合德遺飛燕迴風席　拾遺記曰薦乘草高五尺葉色紺莖如金形如半月亦曰半月草無

花無實其質温柔可以為布為席

增魚鬚 原象牙 成公興内傳曰登白鹿山延成君入為數魚鬚之席 神仙傳曰淮南王為八公設象牙席

增桃枝 篠草 鳳翮 虎鬚 俱詳席一

原綠熊 增紫茭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綠熊席二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没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杜陽編曰處士伊祈元占召入宮設紫茭席本烏弋山離國獻色紫而類茭葉光軟香淨冬温夏涼

玳瑁 薜荔 魏劉楨清慮賦曰布玳瑁之席 揚雄甘泉賦曰靡薜荔以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

原羊皮 增龍鬚 羊茂為東郡守坐羊皮席 下詳席一又詩太上獨坐龍鬚席

秦蒲 海草 唐沈佺期詩曰眠共席秦蒲 宋謝翱詩曰明席織海草

原設熊

鋪金 周禮司几筵職曰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玄注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也孔疏云天子田獵既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宋書曰林邑王陽邁其母懷之夢神鋪金席藉地生兒落席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即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

增 舍者爭 原 故人避 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揚子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注云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注云去其矜夸故也 史記曰丞相武安侯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強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魏其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曰將軍貴人也屬之至臨汝侯臨汝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罵

曰生平毀不識不直一錢今長者為壽乃効兒女呫囁耳語注云半膝席膝半在席上也屬作畢盡也

黼黻純　麟鳳飾　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　拾遺記曰燕昭王設麟文席散荃蕪香麟文者錯雜寶飾席為雲霧麟鳳之狀

戴益五十　殷重八九　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汝南郡舉明經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又曰殷亮為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坐重八九席帝曰學不當如是邪

席四

原白蒲 山海經曰鶡山至箕尾山其人皆鳥身龍首祠神用白蒲爲席或作白莞

青蒲 漢書史丹傳曰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案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爲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椰席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椰葉席又唐書曰南蠻環王椰葉爲席

蘭席 曹植九詠曰茵薦兮蘭席又范子計然曰六尺蘭席出河東上價七十蒲席出三輔上價百

紺席 漢舊儀天子祭地登紫壇用紺席六重

瑤席 楚辭曰瑤席兮玉瑱又孟浩然詩曰清光滿瑤席

增筍席 宋徐積詩曰蒲茵筍席正高居

葭席 拾遺記曰崑崙山有葭紅色可編爲席温柔如毯毛

原不煖 韓愈曰孔席不暇煖

無完 詳席二又會稽先賢傳曰董崑字文通爲太農丞坐無完席

不同 孔子曰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又曲禮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

不重 左傳曰吳闔閭居不重席

避席 孝經曰曾子避席而請

棄席 韓子曰晉文公至河令席社捐之咎犯曰席蓐所臥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其哀鮑昭詩曰棄席思君幄願垂晉王惠

增割席 詳席二

促席 促近其席

同席 淳于髡曰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原前席 賈誼傳曰漢文帝名誼至宣室問鬼神之本夜半前席唐詩曰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增綺席 陸倕石闕銘曰焚其綺席棄彼寶衣

燕席 韓愈詩曰心懷平生友莫能在燕席

雲紈 拾遺記曰瀛洲南有金巒之觀有青瑶瓦覆以雲紈之素席用香水柔莞

濡奸 又曰方丈山有草名濡奸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為薦席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賓

花墜席人生如樹花或落糞溷或墜茵席 雨霑席杜甫詩雨來霑席上 玉牀席李白詩曰魯國寒事早初霜刈渚蒲此草最可驗何必青龍鬚織作玉牀席欣承清夜娛 江樓席杜甫詩江樓枕席清

原 憂側席禮有憂者側席而坐 喪專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以席自障王隱晉書曰蘇峻亂王坦之妻以席自障得免 增 舉席自障唐書宰相盧懷慎門不施箔風雨至舉席自障

原 織席為業蜀先主賣履織席為業

織席自給後漢書李恂為武威太守坐事免步歸結茅屋與諸生織席自給後為兖州牧

畫前畫後禮記虛坐盡後食坐盡前注云嫌污席也 五重三重又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不重

增 滑而且涼湘東備録曰唐申王取豬毛刷

淨令巧工織壬癸席滑而且凉　屈而不損朝鮮國出滿花席草性柔雖折屈而不損

席五

原詩南齊謝朓詩曰本生潮汐地落影照參差汀洲蔽杜若幽渚奪江蘺遇君時採擷玉座奉金巵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梁柳惲詩曰照日汀洲際揺風緑潭側雖無獨繭絲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蘭夜飲佳人時宴息

原銘後漢李尤銘曰施席接賓士無愚賢值時所有何

必羊胣　馮衍席前右銘曰修爾容貌飾爾衣服文之以辯實之以德　又後右銘曰冠帶之貳從容有常威儀之華惟德之英　晉傅玄銘曰銘席之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毋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薦一

原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

說文曰蒻蒲子也可以為薦

薦二

原錦緣　魯連子曰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為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

草緣　鹽鐵論曰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蒻之美及其後大夫士複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籧篨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獖皮代旃闒坐平莞

茵薦　曹植九咏曰茵薦兮蘭席蕙幬兮荃牀

增木薦　漢書曰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草笥木薦不能當也

原紫羅薦　漢武帝內傳曰帝齋于尋真臺紫羅薦地夜二更後西王母至

黃莞薦　拾遺記曰周穆王時西王母來敷黃莞薦莞色若金

增給馬撤薦　晉書范逵嘗過陶侃侃母撤所臥新薦給其馬

淚母爛薦　齊庾沙彌母亡所坐

薦淚沾
為襴

褥一

原釋名曰褥人所坐褻辱也 增又曰茵車中所坐用虎皮也 爾雅曰褥謂之兹 文獻通考曰宋制逍遥輦有金絲坐褥扶版踏牀褥飾以紅花羅錦踏牀褥一襯褥十六 又曰宋大禮舊儀御坐金裹裝釘施珠坐褥絡與十五年八月上謂輔臣曰事天以誠為主苟尚侈麗則失精禋之意矣乃詔有司製褥毋以珠為飾

金史輿服志曰太常寺檢宋南郊鹵簿五輅有座褥及行馬褥用銀褐黄青羅錦　又曰皇后重翟車尋儀褥二踏道褥十　元史輿服志曰玉輅有方輿地褥二勾闌内褥八皆用雜錦綺

褥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檀孫國所獻　東觀漢記曰祭遵有病詔賜重茵　後漢書曰王暢為南陽太守時以奢靡相尚暢布被皮褥以矯其敝

原張璠漢記曰荀爽字慈明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魏武本紀曰上儉率茵褥取温無有緣飾　增魏志曰王朗上疏曰老臣僂僂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伍其少小常苦被褥太温則不能使軟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小縕袍不致於至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又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高尚不仕自作蝸牛廬淨埽其中榮木為牀布褥其上天寒搆火以自炙　原吳志曰張昭

非魯肅頗毀訾之孫權不以介意賜肅母幃帳氊褥

吳錄曰孟宗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一作孟仁字恭武江夏人從李繡學）

世說曰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靜宜溫謝公出歎之

晉書曰太宰何曾遜位賜氊褥一具

增會稽後賢傳曰丁潭以光祿大夫還第詔賜牀帳

席褥　鄴中記曰石虎作褥長三丈用錦緣之　北齊書曰李元忠位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如詣之正坐樹下對壺獨酌使婢卷兩褥質酒肉二人大歎息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唐書曰魏徵太宗嘗賜素褥以崇其尚　杜陽雜編曰唐元載寵姬薛瑤英載為處却塵褥褥出句驪國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為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　宋司馬光曰劉恕自洛陽南歸無寒具光以舊貂褥假之固辭强與之至潁川悉封還　輟耕録曰元文

定王沙剌班為學士時嘗在上左右一日體少倦遂于便殿之側偃臥因而就寐上因以藉坐方褥國語所謂朶兒別真者親扶其首而枕之

褥三

增鴛鴦 芙蓉 西京雜記曰趙合德遺飛燕書有鴛鴦褥 杜甫詩曰褥隱繡芙蓉

鼲貂 原鼷鼠 張易之母有牙席犀簟鼲貂之褥蛩蚷之氈 神異經曰北方有冰萬里厚百丈鼷鼠在冰下土中其毛長八尺可以為褥却風寒

增冰蠶 金縷 樂府雜錄唐老子嘗買一舊錦褥有波斯見之乃曰此冰蠶絲所織暑月陳於坐滿室清涼 輟耕錄曰寢殿西夾有楠木寢牀金縷褥

原紫羆 白豹 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狐腋素裘紫羆大褥一人以指彈席而喧風入室 齊書曰褚彦回弟澄為左民尚書彦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彦回白豹坐褥 增花裀作褥 香爐臥褥開元遺事曰學士許瑾每結宴花圃中未嘗具幄設坐使童僕重聚落花鋪於座下曰吾自有花裀之褥也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為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

褥四

增紫褥舍人院每知制誥設紫褥於庭面北拜聽 繡褥繡褥花裀列滿堂 原蒲褥齊書曰宗測高尚不仕王儉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 芳褥謝惠連賦曰援綺衾子坐芳褥

繡茵漢書曰霍禹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繡茵馮黄金塗韋絮薦輪　高茵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高茵重設　文茵詳褥一　錦茵南越傳曰尉佗臥象牀錦茵　獨坐褥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承牀褥三獨坐褥二　步輿褥又曰皇太子拜有八尺褥一中褥一步輿褥一　茵褥調良蔡邕協初賦曰莞蒻和軟茵褥調良　茵褥不安陸機百年歌曰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嚬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安

褥五

增詩元吳萊西域種羊皮書褥歌寄李仲羽曰波斯谷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不知數當道剸刀羊可食土城留

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

抽臍未斷馬蹄踣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

拳不同老飫肉筵開塞饌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

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氷蠶之錦欲盈尺

康洽年來貧不貧

增啓梁簡文帝謝勑賚貂坐褥席啓曰東瀛美毛毦不著

馬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

氷特降殊私温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千種李頎漢

被楊降曹氈不足以髣髴洪慈連類聖澤　原梁元帝謝勅賜褥啓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褥未有玄兔來王黄龍作貢便覺肅昚非遥挹婁無遠

氈一

增說文曰蛩毛可以為氈　釋名曰氈旃也毛相著旃旃然也　集韻曰氈細罽也　周禮春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　又曰掌皮供毳毛具為氈以待邦用事　唐六典曰原夏等州出白氈　又曰安西出緋氈

氈二

增拾遺記曰漢武以氈綈藉地惡轍之喧也　漢書曰王吉諫昌邑王游獵曰夫廣廈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　齊書曰孔奐為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一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幸不為煩

北齊書曰裴寛與東魏將彭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寛舉止閑雅善于荅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寛乃裁所臥氈夜縋而出因遁還　又曰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曰爾言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眼中有鐵何可當也遂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氊以渡之　又曰綦儁佞巧能候當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故見敗氊弊被更遺之錢物　五代史曰

後唐李愚渤海無棣人有疾明宗遣官視之見其敗氈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

氈三

增石青 紫茸 日南傳曰調斯國有石青染氈絳染氈蘇軾紙帳詩曰暖于蠻帳紫茸氈

楊花糝 雪花鋪 杜甫詩糝徑楊花鋪白氈黃庭堅詩可怕雪花鋪白氈

氈四

原氈席 漢書食貨志曰氈席千具亦比千乘之家 增氈筆 摭言曰唐李紆放舉人榜未及填禮部貢院守值令史醉以氈筆染不能加墨迨明方覺濃淡相間反致其妍遂為故事 原荷氈

聖主得賢臣頌曰荷氈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咽氈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絕不與飲食天雨雪齧雪與氈毛裏咽之

索佳氈 魏氏春秋曰李勝為荊州刺史曹爽令勝辭司馬宣王因伺察之宣王謬問勝并州有佳氈可致之勝出曰太傅耄無能為也

割半氈 謝朓見江革敝絮草席躭學不倦乃脫所著被并手割半氈與之

比肩氈 陸雲詩曰冬坐比肩氈比肩獸名也

大花氈 廣志曰羌女人被大花氈以為盛服

草為氈 黃庭堅詩曰鉏頭為枕草為氈

蝨生氈 蘇軾詩曰羨子久不出讀書蝨生氈

寒無氈 杜甫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

靴無氈 北齊書曰趙彥深靴無氈衣帽穿敝司馬子如給之用為尚書令史

舊青氈 杜甫詩曰遥憶舊青氈

合花氈 梁簡文帝詩曰雲母脃中合花氈

魏武青氈 魏武與楊

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氈牀褥三具

子敬青氈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臥偷人取物一室之内略盡子敬臥而不動偷遂登榻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石染青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否於是羣偷置物驚走

自裹以氈魏志曰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作橋以氈自裹推轉而下

自撤眠氈俗說曰桓豹奴病勞冷無氈可臥桓車騎自撤己眠氈與之

氍毹一

增通俗文曰織毛褥謂之氍毹　聲類曰氍毹毛席也

原廣志曰氍毹白疊毛織也近出南海古文稱北漢之氍毹非其所生案氍毹本作氀毼音瞿搜織毛褥也

增諸葛亮詔答恢曰行當離别以為惆悵今致氍毹一以達心也

氍毹二

原蘭絲 魏略曰大秦國以野蘭絲織成氍毹其文有赤白黒緑紅絳金縹碧黄十種色 羊毛南州異物志曰氍毹以羊毛雜羣獸之毛織鳥獸草木人物雲氣作鸚鵡遠望軒軒若飛 增美人贈張衡四愁曰美人贈我氈氍毹 原北堂坐古樂府曰請客上北堂坐氈及氍毹 天竺出吳時外國傳曰天竺國出細靡氍毹 月氏出周書曰波斯國大月氏之别種也其地出

氍毹

毾㲪一

原通俗文曰氍毹細者謂之毾㲪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下所以登而上牀也案毾㲪亦作𣯷㲪音塔登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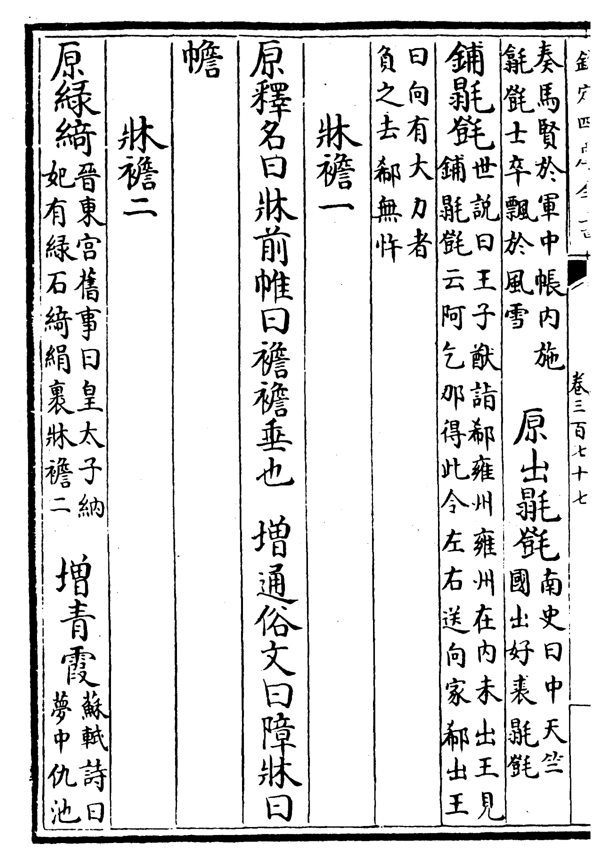
毾㲪二

原五色 魏略曰大秦國以羊毛木皮野絲作之其屬有五色九色氍毹海東諸國所作也

百種 異苑曰沙門有法存者住廣州善醫術遂富有八尺毾㲪作百種形象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太原王淡爲刺史大兒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殺而籍馬法存後形見於府內王尋得疾亡部之又喪

馬鞍置 東觀漢記曰景丹率衆至廣阿光武出城外馬坐鞍置氍毹毾㲪上設酒肉

增軍帳施 馬融



奏馬賢於軍中帳内施毾㲪士卒飄於風雪

原出毾㲪 南史曰中天竺國出好裘毾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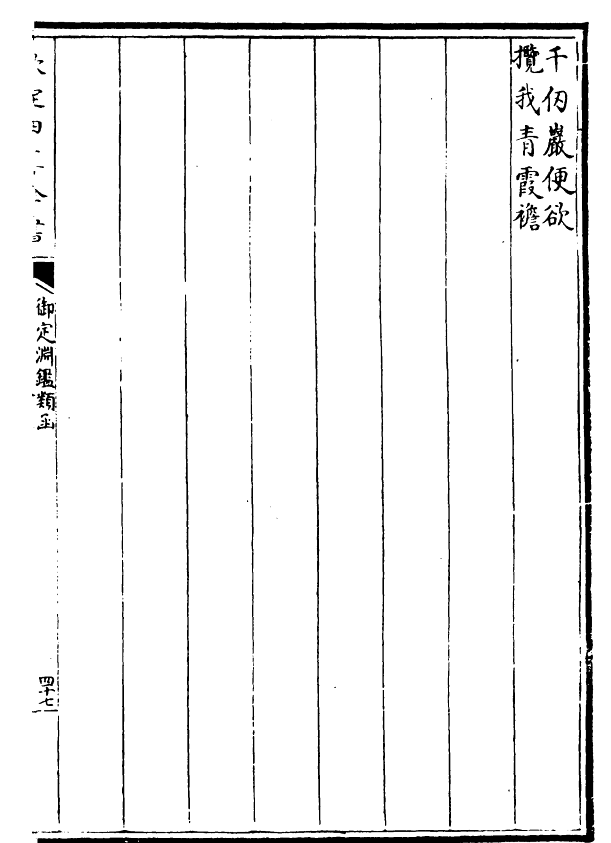
鋪毾㲪 世說曰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内未出王見鋪毾㲪云阿乞那得此令左右送向家郗出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去郗無忤

牀襜一

原釋名曰牀前帷曰襜襜垂也 增通俗文曰障牀曰襜

牀襜二

原綠綺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綠石綺絹裹牀襜二 增青霞 蘇軾詩曰夢中仇池



千仞巖便欲
攬我青霞襜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